

拾遺記

中國古典名著
青華電子圖書系列



冬時新說：在寺而文筆清通
聊以祝君 乙丑五月法華水畫堂
畫堂主人 法華水畫堂主人 謹識



拾 遗 记

〔前秦〕 王 嘉 撰

〔梁〕 萧 绮 录

目 录

序	萧 绮 (1)
卷一	(1)
春皇庖牺	(1)
炎帝神农	(2)
轩辕黄帝	(3)
少昊	(4)
颛顼	(5)
高辛	(5)
唐尧	(7)
虞舜	(8)
卷二	(11)
夏禹	(11)
殷汤	(13)
周	(14)
卷三	(19)
周穆王	(19)
鲁僖公	(21)
周灵王	(22)
卷四	(28)
燕昭王五事	(28)
秦始皇四事	(31)

卷五	(35)
前汉上	(35)
卷六	(41)
前汉下	(41)
后汉	(45)
卷七	(51)
魏	(51)
卷八	(57)
吴	(57)
蜀	(61)
卷九	(64)
晋时事	(64)
卷十	(72)
诸名山	(72)
昆仑山	(72)
蓬莱山	(73)
方丈山	(73)
瀛洲	(74)
员峤山	(75)
岱舆山	(76)
昆吾山	(77)
洞庭山	(78)

序

萧 绮

《拾遗记》者，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，凡十九卷，二百二十篇，皆为残缺。当伪秦之季，王纲迁号，五都沦覆，河洛之地，没为戎墟，宫室榛芜，书藏堙毁。荆棘霜露，岂独悲于前王；鞠为禾黍，弥深嗟于兹代！故使典章散灭，黉馆焚埃，皇图帝册，殆无一存，故此书多有亡散。文起羲、炎已来，事讫西晋之末，五运因循，十有四代。王子年乃搜撰异同，而殊怪必举，纪事存朴，爱广尚奇。宪章稽古之文，绮综编杂之部，《山海经》所不载，夏鼎未之或存，乃集而记矣。辞趣过诞，意旨迂阔，推理陈迹，恨为繁冗。多涉祲祥之书，博采神仙之事，妙万物而为言，盖绝世而弘博矣！

世德陵夷，文颇缺略。绮更删其繁紊，纪其实美，搜刊幽秘，摭采残落，言匪浮诡，事弗空诬。推详往迹，则影彻经史；考验真怪，则叶附图籍。若其道业远者，则辞省朴素；世德近者，则文存靡丽。编言贯物，使宛然成章。数运则与世推移，风政则因时回改。至如金绳鸟篆之文，玉牒虫章之字，末代流传，多乖曩迹，虽探研镌写，抑多疑误。及言乎政化，讹乎祲祥，随代而次之。土地山川之域，或以名例相疑；草木鸟兽之类，亦以声状相惑。随所载而区别，各因方

而释之，或变通而会其道，宁可采于一说。今搜检残遗，合为一部，凡一十卷，序而录焉。

拾遗记卷一

春 皇 庖 牺

春皇者，庖牺之别号。所都之国，有华胥之洲。神母游其上，有青虹绕神母，久而方灭，即觉有娠，历十二年而生庖牺。长头修目，龟齿龙唇，眉有白毫，须垂委地。或人曰：岁星十二年一周天，今叶以天时。且闻圣人生皆有祥瑞。昔者人皇蛇身九首，肇自开辟。于时日月重轮，山明海静。自尔以来，为陵成谷，世历推移，难可计算。比于圣德，有逾前皇。礼义文物，于兹始作。去巢穴之居，变茹腥之食，立礼教以导文，造干戈以饰武。丝桑为瑟，均土为坝。礼乐于是兴矣。调和八风，以画八卦，分六位以正六宗。于时未有书契，规天为图，矩地取法，视五星之文，分晷景之度，使鬼神以致群祠，审地势以定川岳，始嫁娶以修人道。庖者，包也，言包含万象。以牺牲登荐于百神，民服其圣，故曰庖牺，亦谓伏羲。变混沌之质，文宓其教，故曰宓牺。布至德于天下，元元之类，莫不尊焉。以木德称王，故曰春皇。其明睿照于八区，是谓太昊。昊者，明也。位居东方，以含养蠢化，叶于木德，其音附角，号曰“木皇”。

炎 帝 神 农

炎帝始教民耒耜，躬勤畎亩之事，百谷滋阜。圣德所感，无不著焉。神芝发其异色，灵苗擢其嘉颖，陆地丹蘂，骈生如盖，香露滴沥，下流成池，因为豢龙之圃。朱草蔓衍于街衢，卿云蔚蔼于丛薄，筑圆丘以祀朝日，饰瑶阶以揖夜光。奏九天之和乐，百兽率舞，八音克谐，木石润泽。时有流云洒液，是谓“霞浆”，服之得道，后天而老。有石璘之玉，号曰“夜明”，以暗投水，浮而不灭。当斯之时，渐革庖牺之朴，辨文物之用。时有丹雀衔九穗禾，其坠地者，帝乃拾之，以植于田，食者老而不死。采峻谿之铜以为器。峻谿，山名也。下有金井，白气冠其上。人升于其间，雷霆之声，在于地下。井中之金柔弱，可以鍼滕也。

录曰：谨按《周易》云：伏羲为上古，观文于天，察理于地，俯仰二仪，经纶万象，至德备于冥昧，神化通于精粹。是以图书著其迹，河洛表其文。变太素之质，改淳远之化，三才之位既立，四维之义乃张。礼乐文物，自兹而始。降于下代，渐相移袭。《八索》载其遐轨，《九丘》纪其淳化，备昭籍策，编列柱史。考验先经，刊详往诰，事列方典，取征群籍，博采百家，求详可证。按《山海经》云：“炎帝之山，出浮水玉。巫閼之地，其木多文。”自非道真俗朴，理会冥旨，与四时齐其契，精灵协其德，祯祥之异，胡可致哉！故使迹感诚著，幽只不藏其宝，只心剪害，殊性之类必驯也。以降露成油，蓄龙为圃。及乎夏代，世载绵绝，时

有豢龙之官。考诸遐籍，由斯立矣。

轩 轅 黄 帝

轩辕出自有熊之国。母曰昊枢，以戊己之日生，故以土德称王也。时有黄星之祥。考定历纪，始造书契。服冕垂衣，故有袞龙之颂。变乘桴以造舟楫，水物为之祥踊，沧海为之恬波。泛河沉璧，有泽马群鸣，山车满野。吹玉律，正璇衡。置四史以主图籍，使九行之士以统万国。九行者，孝、慈、文、信、言、忠、恭、勇、义。以观天地，以祠万灵，亦为九德之臣。薰风至，真人集，乃厌世于昆山之上，留其冠、剑、佩、舄焉。昆山者，鼎湖之极峻处也，立馆于其下。帝乘云龙而游，殊乡绝域，至今望而祭焉。帝以神金铸器，皆铭题。及升遐后，群臣观其铭，皆上古之字，多磨灭缺落。凡所造建，咸刊记其年时，辞迹皆质。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，先列珪玉于兰蒲席上，燃沉榆之香，舂杂宝为屑，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，以涂地，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。事出《封禅记》。帝使风后负书，常伯荷剑，旦游洹流，夕归阴浦，行万里而一息。洹流如沙尘，足践则陷，其深难测。大风吹沙如雾，中多神龙鱼鳖，皆能飞翔。有石蕖青色，坚而甚轻，从风靡靡，覆其波上，一茎百叶，千年一花。其地一名“沙澜”，言沙涌起而成波澜也。仙人宁封食飞鱼而死，二百年更生。故宁先生游沙海七言颂云：“青蕖灼烁千载舒，百龄暂死饵飞鱼。”则此花此鱼也。

少 昊

少昊以金德王。母曰皇娥，处璇宫而夜织。或乘桴木而昼游，经历穷桑沧茫之浦。时有神童，容貌绝俗，称为白帝之子，即太白之精，降乎水际，与皇娥宴戏，奏娉娟之乐，游漾忘归。穷桑者，西海之滨，有孤桑之树，直上千寻，叶红椹紫，万岁一实，食之后天而老。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，以桂枝为表，结薰茅为旌，刻玉为鸠，置于表端，言鸠知四时之候，故《春秋传》曰“司至”，是也。今之相风，此之遗象也。帝子与皇娥并坐，抚桐峰梓瑟。皇娥倚瑟而清歌曰：“天清地旷浩茫茫，万象回薄化无方。浹天荡荡望沧沧，乘桴轻漾著日傍。当其何所至穷桑，心知和乐悦未央。”俗谓游乐之处为桑中也。《诗》中《卫风》云：“期我乎桑中。”盖类此也。白帝子答歌：“四维八埏眇难极，驱光逐影穷水域。璇宫夜静当轩织。桐峰文梓千寻直，伐梓作器成琴瑟。清歌流畅乐难极，沧湄海浦来栖息。”及皇娥生少昊，号曰穷桑氏，亦曰桑丘氏。至六国时，桑丘子著阴阳书，即其余裔也。少昊以主西方，一号金天氏，亦曰金穷氏。时有五凤，随方之色，集于帝庭，因曰凤鸟氏。金鸣于山，银涌于地。或如龟蛇之类，乍似人鬼之形，有水屈曲亦如龙凤之状，有山盘纡亦如屈龙之势，故有龙山、龟山、凤水之目也。亦因以为姓，末代为龙丘氏，出班固《艺文志》；蛇丘氏，出《西王母神异传》。

颛 顼

帝颛顼高阳氏，黄帝孙，昌意之子。昌意出河滨，遇黑龙负玄玉图。时有一老叟谓昌意云：“生子必叶水德而王。”至十年，颛顼生，手有文如龙，亦有玉图之象。其夜昌意仰视天，北辰下，化为老叟。及颛顼居位，奇祥众祉，莫不总集，不稟正朔者，越山航海而皆至也。帝乃揖四方之灵，群后执珪以礼，百辟各有班序。受文德者，锡以钟磬；受武德者，锡以干戈。有浮金之钟，沉明之磬，以羽毛拂之，则声振百里。石浮于水上，如萍藻之轻，取以为磬，不加磨琢。及朝万国之时，乃奏含英之乐，其音清密，落云间之羽，鲸鲵游涌，海水恬波。有曳影之剑，腾空而舒，若四方有兵，此剑则飞起指其方，则剋伐；未用之时，常于匣里如龙虎之吟。

溟海之北，有勃鞞之国。人皆衣羽毛，无翼而飞，日中无影，寿千岁。食以黑河水藻，饮以阴山桂脂。凭风而翔，乘波而至。中国气暄，羽毛之衣，稍稍自落。帝乃更以文豹为饰。献黑玉之环，色如淳漆。贡玄驹千匹。帝以驾铁轮，骋劳殊乡绝域。其人依风泛黑河以旋其国也。

閼河之北，有紫桂成林，其实如枣，群仙饵焉。韩终采药四言诗曰：“閼河之桂，实大如枣。得而食之，后天而老。”

高 辛

帝喾之妃，邹屠氏之女也。轩辕去蚩尤之凶，迁其民善

者于邹屠之地，迁恶者于有北之乡。其先以地命族，后分为邹氏、屠氏。女行不践地，常履风云，游于伊、洛。帝乃期焉，纳以为妃。妃常梦吞日，则生一子，凡经八梦，则生八子。世谓为“人神”，亦谓“八翌”，翌，明也，亦谓“八英”，亦谓“八力”，言其神力英明，翌成万象，亿兆流其神睿焉。

有丹丘之国，献码礲瓮，以盛甘露。帝德所洽，被于殊方，以露充于厨也。码礲，石类也，南方者为之胜。今善别马者，死则破其脑视之。其色如血者，则日行万里，能腾空飞；脑色黄者，日行千里；脑色青者，嘶闻数百里；脑色黑者，入水毛鬣不濡，日行五百里；脑色白者，多力而怒。今为器多用赤色，若是人工所制者，多不成器，亦殊朴拙。其国人听马鸣则别其脑色。丹丘之地，有夜叉驹跋之鬼，能以赤马脑为瓶、盂及乐器，皆精妙轻丽。中国人有用者，则魑魅不能逢之。一说云，马脑者，言是恶鬼之血，凝成此物。昔黄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，并诸妖魅，填川满谷，积血成渊，聚骨如岳。数年中，血凝如石，骨白如灰，膏流成泉。故南方有肥泉之水，有白垩之山，望之峨峨，如霜雪矣。又有丹丘，千年一烧，黄河千年一清，至圣之君，以为大瑞。丹丘之野多鬼血，化为丹石，则码礲也。不可斫削雕琢，乃可铸以为器也。当黄帝时，码礲瓮至，尧时犹存，甘露在其中，盈而不竭，谓之宝露，以班赐群臣。至舜时，露已渐减。随帝世之污隆，时淳则露满，时浇则露竭，及乎三代，减于陶唐之庭。舜迁宝瓮于衡山之上，故衡山之岳有宝露坛。舜于坛下起月馆，以望夕月。舜南巡至衡山，百辟群后皆得露泉之赐。

时有云气生于露坛，又迁宝瓮于零陵之上。舜崩，瓮沦于地下。至秦始皇通汨罗之流为小溪，径从长沙至零陵，掘地得赤玉瓮，可容八斗，以应八方之数，在舜庙之堂前。后人得之，不知年月。至后汉东方朔识之，朔乃作《宝瓮铭》曰：“宝云生于露坛，祥风起于月馆，望三壶如盈尺，视八鸿如綦带。”三壶，则海中三山也。一曰方壶，则方丈也；二曰蓬壶，则蓬莱也；三曰瀛壶，则瀛洲也。形如壶器。此三山上广、中狭、下方，皆如工制，犹华山之似削成。八鸿者，八方之名；鸿，大也。登月馆以望四海三山，皆如聚米綦带者矣。

唐 尧

帝尧在位，圣德光洽。河洛之滨，得玉版方尺，图天地之形。又获金璧之瑞，文字炳列，记天地造化之始。四凶既除，善人来服，分职设官，彝伦攸叙。乃命大禹，疏川瀦泽。有吴之乡，有北之地，无有妖灾。沉翔之类，自相驯扰。幽州之墟，羽山之北，有善鸣之禽，人面鸟喙，八翼一足，毛色如雉，行不践地，名曰青鸛，其声似钟磬笙竽也。《世语》曰：“青鸛鸣，时太平。”故盛明之世，翔鸣藪泽，音中律吕，飞而不行。至禹平水土，栖于川岳，所集之地，必有圣人出焉。自上古铸诸鼎器，皆图像其形，铭赞至今不绝。尧登位三十年，有巨查浮于西海，查上有光，夜明昼灭。海人望其光，乍大乍小，若星月之出入矣。查常浮绕四海，十二年一周天，周而复始，名曰贯月查，亦谓挂星查，羽人栖息其上。群仙含露以漱，日月之光则如暝矣。虞、夏之季，不复记其

出沒。游海之人，猶傳其神偉也。西海之西，有浮玉山。山下有巨穴，穴中有水，其色若火，晝則通曉不明，夜則照耀穴外，雖波濤灌蕩，其光不滅，是謂“陰火”。當堯世，其光爛起，化為赤云，丹輝炳映，百川恬澈。游海者銘曰“沉燃”，以應火德之運也。堯在位七十年，有鸞雛歲歲來集，麒麟游于薮澤，臬鷗逃于絕漠。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，一名“雙睛”，言雙睛在目。狀如雞，鳴似鳳。時解落毛羽，肉翮而飛。能搏逐猛獸虎狼，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。飴以琮膏。或一歲數來，或數歲不至。國人莫不掃洒門戶，以望重明之集。其未至之時，國人或刻木，或鑄金，為此鳥之狀，置于門戶之間，則魍魎丑類自然退伏。今人每歲元日，或刻木鑄金，或圖畫為雞于牖上，此之遺像也。

虞 舜

虞舜在位十年，有五老游于國都，舜以師道尊之，言則及造化之始。舜禪于禹，五老去，不知所從。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。其夜有五長星出，薰風四起，連珠合璧，祥應備焉。萬國重譯而至。有大頻之國，其民來朝，乃問其災祥之數。對曰：“昔北極之外，有潼海之水，渤澥高隱于日中。有巨魚大蛟，莫測其形也，吐氣則八極皆暗，振鬣則五岳波蕩。當堯時，懷山為害，大蛟綦天，綦天則三河俱溢，海渚同流。”三河者，天河、地河、中河是也。此三水有時通壅，至聖之治，水色俱澄，無有流沫。及帝之商均，暴亂天下，則巨魚吸日，蛟繞于天，故誣妄也。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墜，抑亦似

是而非也。故使后来为之回惑，托以无稽之言，特取其爱博多奇之间，录其广异宏丽之靡矣。舜葬苍梧之野，有鸟如雀，自丹州而来，吐五色之气，氤氲如云，名曰凭霄雀，能群飞衔土成丘坟。此鸟能反形变色，集于峻林之上。在木则为禽，行地则为兽，变化无常。常游丹海之际，时来苍梧之野。衔青砂珠，积成垄阜，名曰“珠丘”。其珠轻细，风吹如尘起，名曰“珠尘”。今苍梧之外，山人采药，时有得青石，圆洁如珠，服之不死，带者身轻。故仙人方回《游南岳七言赞》曰：“珠尘圆洁轻且明，有道服者得长生。”

冀州之西二万里，有孝养之国。其俗人年三百岁，而织茅为衣，即《尚书》“岛夷卉服”之类也。死，葬之中野，百鸟衔土为坟，群兽为之掘穴，不封不树。有亲死者，剋木为影，事之如生。其俗骁勇，能啮金石，其舌杪方而本小。手搏千钧，以爪画地，则洪泉涌流。善养禽兽，入海取虬龙，育于圜室，以充祭祀。昔黄帝伐蚩尤，除诸凶害，独表此处为孝养之乡，万国莫不钦仰，故舜封为孝让之国。舜受尧禅，其国执玉帛来朝，特加宾礼，异于余戎狄也。爱及鸟兽昆虫，以应阴阳。至亿万之年，山一轮，海一竭，鱼、蛟陆居，有赤鸟如鹏，以翼覆蛟、鱼之上。蛟以尾叩天求雨，鱼吸日之光，冥然则暗如薄蚀矣，众星与雨偕坠。舜乃祷海岳之灵，万国称圣。德之所洽，群祥咸至矣。

南浔之国，有洞穴阴源，其下通地脉。中有毛龙、毛鱼，时蜕骨干旷泽之中。鱼、龙同穴而处。其国献毛龙，一雌一雄，故置豢龙之官。至夏代养龙不绝，因以命族。至禹导川，乘此龙。及四海攸同，乃放河汭。

录曰：按《春秋传》云：“星陨如雨，而夜犹明。”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麒麟斗而日月蚀，鲸鱼死而彗星见。”夫盈虚薄蚀，未详变于圣典；彗妖沴，著灾异于图册。麒麟斗，鲸鱼死，靡闻于前经。求诸正诰，殆将昧焉。

录曰：自稽考群籍，伏羲至于轩辕、少昊、高辛、唐、虞之际，禅业相袭，符表名类，未若尧之盛也。按《易纬》云：尧为阳精，叶德乾道，粤若稽古，是谓上圣。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。禅业有虞，所谓契叶符同，明象日月。盖其载籍遐旷，算纪绵远，德业异纪，神迹各殊。考传闻于前古，求金言于中世，而教道参差，祥德递起，指明群说，能无仿佛！精灵冥昧，至圣之所不语，安以浅末，贬其有无者哉！刘子政曰：“凡传闻不如亲闻，亲闻不如亲见。”何则？神化歟忽，出隐难常，非肤受之所考算，恒情之所思测。至如龙火鸟水之异，云凤麟虫之属，魍魎百怪之形，歟忽之像，凭风云而自生，因金玉而相化，未详备于夏鼎，信莫记于山经。贯月槎之诞，重明桂实之说，阳燎出于冰木，阴虫生于炎山，易肠倒舌之民，蜕骨龙肉之景，凭风云而托生，含雨露而蠹育，已表怪于众图，方见伟于群记。茫茫遐迹，眇眇流文，百家迂阔，各尚斯异，非守文于一说者矣。

拾遗记卷二

夏 禹

尧命夏鲧治水，九载无绩。鲧目沉于羽渊，化为玄鱼，时扬须振鳞，横修波之上，见者谓为“河精”。羽渊与河海通源也。海民于羽山之中，修立鲧庙，四时以致祭祀。常见玄鱼与蛟龙跳跃而出，观者惊而畏矣。至舜命禹疏川奠岳，济巨海则鼃鼃而为梁，逾翠岑则神龙而为馭，行遍日月之墟，惟不践羽山之地，皆圣德之感也。鲧之灵化，其事互说，神变犹一，而色状不同。玄鱼黄能，四音相乱，传写流文，“鲧”字或“鱼”边“玄”也。群疑众说，并略记焉。

录曰：书契之作，肇迹轩史，道朴风淳，文用尚质。降及唐、虞，爰迄三代，世祀遐绝，载历绵远。列圣通儒，忧乎道缺。故使玉牒金绳之书，虫章鸟篆之记，或秘诸岩藪，藏于屋壁；或逢丧乱，经籍事寝。前史旧章，或流散异域。故字体与俗讹移，其音旨随方互改。历商、周之世，又经嬴、汉，简帛焚裂，遗坟残泯。详其朽蠹之余，采摭传闻之说。是以“己亥”正于前疑，“三豕”析于后谬。子年所述，涉乎万古，与圣叶同，撷文求理，斯言如或可据。《尚书》云：“尧殛鲧于羽山。”《春秋传》曰：“其神化为黄能，以入羽渊。”是在山变为能，入水化为鱼也。兽之依山，鱼

之附水，各因其性而变化焉。详之正典，爰访杂说，若真若似，并略录焉。

禹铸九鼎，五者以应阳法，四者以象阴数。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，以雄金为阳鼎。鼎中常满，以占气象之休否。当夏桀之世，鼎水忽沸。及周将末，九鼎咸震：皆应灭亡之兆。后世圣人，因禹之迹，代代铸鼎焉。禹尽力沟洫，导川夷岳。黄龙曳尾于前，玄龟负青泥于后。玄龟，河精之使者也。龟颌下有印，文皆古篆，字作九州山川之字。禹所穿凿之处，皆以青泥封记其所，使玄龟印其上。今人聚土为界，此之遗象也。

禹凿龙关之山，亦谓之龙门。至一空岩，深数十里，幽暗不可复行，禹乃负火而进。有兽状如豕，衔夜明之珠，其光如烛。又有青犬，行吠于前。禹计可十里，迷于昼夜。既觉渐明，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，皆著玄衣。又见一神，蛇身人面禹因与语，神即示禹八卦之图，列于金版之上。又有八神侍侧。禹曰：“华胥生圣子，是汝耶？”答曰：“华胥是九河神女，以生余也。”乃探玉简授禹，长一尺二寸，以合十二时之数，使量度天地。禹即执持此简，以平定水土。蛇身之神，即羲皇也。

录曰：夫神迹难求，幽暗罔辨，希夷仿佛之间，闻见以之銜惑。若测诸冥理，先坟有所指明。是以彭生假见于贝丘，赵王示形于苍犬，皆文备鲁册，验表齐、汉。远古旷代，事异神同。衔珠吐烛之怪，精灵一其均矣。若夫茫茫禹迹，杳漠神源，非末俗所能推辨矣。观伏羲至于夏禹，岁历悠旷，载祀绵邈，故能与日月共辉，阴阳齐契。万代

百王，情异迹至，参机会道，视万龄如旦暮，促累劫于寸阴。何嗟鬼神之可已，而疑羲、禹之相遇乎！

殷 汤

商之始也，有神女简狄，游于桑野，见黑鸟遗卵于地，有五色文，作“八百”字，简狄拾之，贮以玉筐，覆以朱紱。夜梦神母，谓之曰：“尔怀此卵，即生圣子，以继金德。”狄乃怀卵，一年而有娠，经十四月而生契。祚以八百，叶卵之文也。虽遭旱厄，后嗣兴焉。

傅说赁为赭衣者，舂于深岩以自给。梦乘云绕日而行，筮得“利建侯”之卦。岁余，汤以玉帛聘为阿衡也。

纣之昏乱，欲讨诸侯，使飞廉、恶来诛戮贤良，取其宝器，埋于琼台之下。使飞廉等惑所近之国，侯服之内，使烽燧相续。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，乃兴师往伐其国，杀其君，囚其民，收其女乐，肆其淫虐。神人愤怒。时有朱鸟衔火，如星之照耀，以乱烽燧之光。纣乃回惑，使诸国灭其烽燧。于是亿兆夷民乃欢，万国已静。及武王伐纣，樵夫牧竖探高鸟之巢，得玉玺，文曰：“水德将灭，木祚方盛。”文皆大篆，纪殷之世历已尽，而姬之圣德方隆。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归周。故蚩蚩之类，嗟殷亡之晚，望周来之迟矣。

师延者，殷之乐人也。设乐以来，世遵此职。至师延，精述阴阳，晓明象纬，莫测其为人。世载辽绝，而或出或隐。在轩辕之世，为司乐之官。及殷时，总修三皇五帝之乐。拊一弦琴则地祇皆升，吹玉律则天神俱降。当轩辕之时，年已数

百岁，听众国乐声，以审兴亡之兆。至夏末，抱乐器以奔殷。而纣淫于声色，乃拘师延于阴宫，欲极刑戮。师延既被囚系，奏清商、流徵、涤角之音。司狱者以闻于纣，纣犹嫌曰：“此乃淳古远乐，非余可听说也。”犹不释。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，以欢修夜之娱，乃得免炮烙之害。周武王兴师，乃越濮流而逝，或云死于水府。故晋、卫之人，镌石铸金以像其形，立祀不绝矣。

录曰：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及诸纬候杂说，皆言简狄吞燕卵而生契。《诗》云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斯文正矣。此说怀感而生，众言各异，故记其殊别也。传说去其春筑，释彼佣赁，应翹旌而来相，可谓知幾其神矣。同磻溪之归周，异殷相之负鼎，龙蛇遇命，道会则通。斯则往贤之明教，通人之至规。“乐天知命”，信之经言也。死且不朽，是谓名也。乌无声誉于后裔，扬风烈于万祀。譬诸金玉，烟埃不能埋其坚贞；比之泾、濮，淄、渭，不能混其澄澈。师延当纣之虐，矫步求存，因权取济，观时徇主，全身获免。所谓困而能通，卒以智免。故影被丹青，形刊金石，爱其和乐之功，贵其神迹之远矣。至如越思计然之利，镌金以旌其德，方斯蔑矣。

周

周武王东伐纣，夜济河。时云明如昼，八百之族，皆齐而歌。有大蜂状如丹鸟，飞集王舟，因以鸟画其旗。翌日而梟纣，名其船曰蜂舟。鲁哀公二年，郑人击赵简子，得其蜂

旗，则其类也。事出《太公六韬》。武王使画其像于幡旗，以为吉兆。今人幡信皆为鸟画，则遗象也。

成王即政三年，有泥离之国来朝。其人称：自发其国，常从云里而行，闻雷霆之声在下；或入潜穴，又闻波涛之声在上。视日月以知方国所向，计寒暑以知年月。考国之正朔，则序历与中国相符。王接以外宾礼也。

四年。旃涂国献凤雏，载以瑶华之车，饰以五色之玉，驾以赤象，至于京师。育于灵禽之苑，饮以琼浆，饴以云实，二物皆出上元仙。方凤初至之时，毛色文彩未彪发；及成王封泰山、禅社首之后，文彩炳耀。中国飞走之类，不复喧鸣，咸服神禽之远至也。及成王崩，冲飞而去。孔子相鲁之时，有神凤游集。至哀公之末，不复来翔，故云：“凤鸟不至。”可为悲矣！

五年。有因祗之国，去王都九万里，献女工一人。体貌轻洁，被纡罗杂绣之衣，长袖修裾，风至则结其衿带，恐飘飏不能自止也。其人善织，以五色丝内于口中，手引而结之，则成文锦。其国人来献，有云昆锦，文似云从山岳中出也；有列堞锦，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也；有杂珠锦，文似贯珠珮也；有篆文锦，文似大篆之文也；有列明锦，文似列灯烛也。幅皆广三尺。其国丈夫勤于耕稼，一日锄十顷之地。又贡嘉禾，一茎盈车。故时俗四言诗曰：“力勤十顷，能致嘉颖。”

六年。燃丘之国献比翼鸟，雌雄各一，以玉为樊。其国使者皆拳头尖鼻，衣云霞之布，如今朝霞也。经历百有余国，方至京师。其中路山川不可记。越铁岬，泛沸海，蛇洲、蜂岑。铁岬峭砺，车轮刚金为辘，比至京师，轮皆铍锐几尽。又

沸海汹涌如煎，鱼鳖皮骨坚强如石，可以为铠。泛沸海之时，以铜薄舟底，蛟龙不能近也。又经蛇洲，则以豹皮为屋，于屋内推车。又经蜂岑，燃胡苏之木，此木烟能杀百虫。经途五十余年，乃至洛邑。成王封泰山，禅社首。使发其国之时并童稚，至京师，须皆白。及还至燃丘，容貌还复少壮。比翼鸟多力，状如鹊，衔南海之丹泥，巢昆岑之玄木，遇圣则来集，以表周公辅圣之祥异也。

七年。南陲之南，有扶娄之国。其人善能机巧变化，易形改服，大则兴云起雾，小则入于纤毫之中。缀金玉毛羽为衣裳。能吐云喷火，鼓腹则如雷霆之声。或化为犀、象、师子、龙、蛇、犬、马之状。或变为虎、兕，口中生人，备百戏之乐，宛转屈曲于指掌间。人形或长数分，或复数寸，神怪歎忽，衒丽于时。乐府皆传此伎，至末代犹学焉，得粗亡精，代代不绝，故俗谓之婆候伎，则扶娄之音，讹替至今。

昭王即位二十年，王坐祗明之室，昼而假寐。忽梦白云蓊蔚而起，有人衣服并皆毛羽，因名羽人。王梦中与语，问以上仙之术。羽人曰：“大王精智未开，欲求长生久视，不可得也。”王跪而请受绝欲之教。羽人乃以指画王心，应手即裂。王乃惊寤，而血湿衿席，因患心疾，即却膳撤乐。移于旬日，忽见所梦者复来，语王曰：“先欲易王之心。”乃出方寸绿囊，中有续脉明丸、补血精散，以手摩王之臆，俄而即愈。王即请此药，贮以玉缶，緘以金绳。王以涂足，则飞天地万里之外，如游咫尺之内。有得眼之，后天而死。

二十四年。涂脩国献青凤、丹鹊各一雌一雄。孟夏之时，凤、鹊皆脱易毛羽。聚鹊翅以为扇，缉凤羽以饰车盖也。扇

一名游飘，二名条翮，三名亏光，四名仄影。时东瓠献二女，一名延娟，二名延娛。使二人更摇此扇，侍于王侧，轻风四散，冷然自凉。此二人辩口丽辞，巧善歌笑，步尘上无迹，行日中无影。及昭王沦于汉水，二女与王乘舟，夹拥王身，同溺于水。故江汉之人，到今思之，立祀于江湄。数十年间，人于江汉之上，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。至暮春上巳之日，禊集祠间。或以时鲜甘味，采兰杜包裹，以沉水中。或结五色纱囊盛食，或用金铁之器，并沉水中，以惊蛟龙水虫，使畏之不侵此食也。其水傍号曰招祇之祠。缀青凤之毛为二裘，一名燠质，二名暄肌，服之可以却寒。至厉王流于彘，彘人得而奇之，分裂此裘，遍于彘土。罪入大辟者，抽裘一毫以赎其死，则价直万金。

录曰：武王资圣智而剋伐，观天命以行诛。不驱熊罴之师，不劳三战之旅，一戎衣而定王业，凭神力而协符瑞。至于成王，制礼崇乐，姬德方盛，营洛邑而居九鼎，寝刑庙而万国来宾。虽大禹之隆夏绩，帝乙之兴殷道，未足方焉。故能继后稷之先基，绍公刘之盛德，文、武之迹不坠，故《大雅》称为“令德”。播声教于八荒之外，流仁惠于九围之表。神智之所绥化，遐迩之所来服，靡不越岳航海，交賁于辽险之路。瑰宝殊怪之物，充于王庭；灵禽神兽之类，游集林藿。诡丽殊用之物，镌斫异于人功。方册未之或载，篆素或所不绝。及乎王人风举之使，直指逾于日月之陲，穷昏明之际，觐风星以望路，凭云波而远逝。所谓道通幽微，德被冥昧者也。成、康以降，世褻陵衰。昭王不能弘远业，垂声教，南游荆楚，义乖巡狩，溺精灵于江汉，且极于幸

由。水滨所以招问，《春秋》以为深贬。嗟二姬之殉死，三良之贞节。精诚一至，视殒若生。格之正道，不如强谏。楚人怜之，失其死矣。

拾遗记卷三

周 穆 王

穆王即位三十二年，巡行天下。驭黄金碧玉之车，傍气乘风，起朝阳之岳，自明及晦，穷寓县之表。有书史十人，记其所行之地。又副以瑶华之轮十乘，随王之后，以载其书也。王驭八龙之骏：一名绝地，足不践土；二名翻羽，行越飞禽；三名奔霄，夜行万里；四名超影，逐日而行；五名逾辉，毛色炳耀；六名超光，一形十影；七名腾雾，乘云而奔；八名挟翼，身有肉翅。递而驾焉，按辔徐行，以匝天地之域。王神智远谋，使迹轂遍于四海，故绝异之物，不期而自服焉。

录曰：夫因气含生，罕不以形相别。至于比德方事，龙马则同类焉。是以蔡邕观其智，忌卫相其才。抑亦昭发于图纬，而刊载于宝牒。章皇王之符瑞，叶河洛之祯祥。故以丹青列其形，铜玉传其象。至如騄耳、骅骝、赤骥、白骥之绝，黄渠、山子、逾轮之异，不可得而比也。故能遥碣石而辄倒晷，排阊阖而轶姑徐。非夫归风弥尘之迹，超虚送日之步，安能若是哉！望绛宫而骧首，指琼台而一息，繄可得而齐影矣。至于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记，名色实多，骅骝丽乎垌野，皎质耀乎空谷。或表形弱紫，被乎青玄，难可尽言矣。其有龙文、骃骝之伦，取其电逝而飏逸，骥、骝、

馱馱之俦，亦騰驤以稱駿。莫不待盛明而皆出，历代之神宝矣。次有蒲梢、啮膝、鱼文、骊驹之类，或擅名于汉右，或珍生于冀北，备饰于涓正，填列于帝皂，进则充服于上襄，而骖骊于瑶辂，退则羁弃于下圉，思驭于帝闲，俟吴班、秦公之见识，仰天门而弥远，窥云路而可难哉！使乎韩哀、孙阳之复执靶，岂伤吻弊策，伏匿而不进焉。自非神彻幽遐，体照冥远，驱驾群龙，穷观天域，详搜迥古，靡得俦焉。

三十六年，王东巡大骑之谷。指春宵宫，集诸方土仙术之要，而螭、鹄、龙、蛇之类，奇种凭空而出。时已将夜，王设长生之灯以自照，一名恒辉。又列璠膏之烛，遍于宫内。又有凤脑之灯。又有冰荷者，出冰壑之中，取此花以覆灯七八尺，不欲使光明远也。西王母乘翠凤之辇而来，前导以文虎、文豹，后列雕麟、紫麀。曳丹玉之履，敷碧蒲之席，黄莞之荐，共玉帐高会。荐清澄琬琰之膏以为酒。又进洞渊红花，嵯州甜雪，昆流素莲，阴歧黑枣，万岁冰桃，千常碧藕，青花白橘。素莲者，一房百子，凌冬而茂。黑枣者，其树百寻，实长二尺，核细而柔，百年一熟。

扶桑东五万里，有磅礴山。上有桃树百围，其花青黑，万岁一实。郁水在磅礴山东，其水小流，在大陂之下，所谓“沉流”，亦名“重泉”。生碧藕，长千常，七尺为常也。条阳山出神蓬，如蒿，长十丈。周初，国人献之，周以为宫柱，所谓“蒿宫”也。中有白橘，花色翠而实白，大如瓜，香闻数里。奏环天之和乐，列以重霄之宝器。器则有岑华缕管，睥泽雕钟，员山静瑟，浮瀛羽磬，抚节按歌，万灵皆聚。环天

者，钧天也。和，广也。出《穆天子传》。岑华，山名也，在西海上，有象竹，截为管吹之，为群凤之鸣。睢泽出精铜，可为钟铎。员山，其形员也，有大林，虽疾风震地，而林木不动，以其木为琴瑟，故曰“静瑟”。浮瀛，即瀛洲也。上有青石，可为磬，磬者长一丈，轻若鸿毛，因轻而鸣。西王母与穆王欢歌既毕，乃命驾升云而去。

鲁 僖 公

僖公十四年，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。有白鸦绕烟而噪，或集之推之侧，火不能焚。晋人嘉之，起一高台，名曰思烟台。种仁寿木，木似柏而枝长柔软，其花堪食，故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木之美者，有仁寿之华焉。”即此是也。或云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网罗，呼曰“仁乌”。俗亦谓乌白臆者为慈乌，则其类也。

录曰：楚令尹子革有言曰：“昔穆王欲肆心周行，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。”考以《竹书》蠹简，求诸石室，不绝金绳。《山经》、《尔雅》，及乎《大传》，虽世历悠远，而记说叶同。名山大川，肆登跻之极，殊乡异俗，莫不臆拜稽顙。东升巨人之台，西宴王母之堂，南渡鼃鼃之梁，北经积羽之地。觴瑶池而赋诗，期并泊而游博。勒石轩辕之丘，绝迹玄圃之上。自开辟以来，载籍所记，未有若斯神异者也。

周 灵 王

周灵王立二十一年，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。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，来附徵在之房，因梦而生夫子。有二神女，擎香露于空中而来，以沐浴徵在。天帝下奏钧天之乐，列以颜氏之房。空中有声，言天感生圣子，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，异于俗世也。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，则五星之精也。夫子未生时，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，文云：“水精之子，系衰周而素王。”故二龙绕室，五星降庭。徵在贤明，知为神异。乃以绣绂系麟角，信宿而麟去。相者云：“夫子系殷汤，水德而素王。”至敬王之末，鲁定公二十四年，鲁人锄商田于大泽，得麟，以示夫子。系角之绂，尚犹在焉。夫子知命之将终，乃抱麟解绂，涕泗滂沱。且麟出之时，及解绂之岁，垂百年矣。

录曰：详观前史，历览先诰。《援神》、《钩命》之说，六经纬候之志，研其大较，与今所记相符；语乎幽秘，弥深影响。故述作书者，莫不宪章古策，盖以至圣之德列广也。是以尊德崇道，必欲尽其真极。昆华不足以匹其高，沧溟未得以方其广。含生有识，仰之如日月焉。夫子生钟周季，王政浸缺，愍大道之将崩，惜文雅之垂坠。乃搜旧章而定五礼，采遗音而正六乐，故以栋宇生民，舟航万代者也。所谓崇德广业，其谓是乎！孟子云：“千年一圣，谓之连步。”自绝笔以来，载历年祀，难可称算。故通人之言，有圣将及，后来诸疑，更发明其章也。

二十三年，起“昆昭”之台，亦名“宣昭”。聚天下异木

神工，得嶠谷阴生之树。其树千寻，文理盘错，以此一树，而台用足焉。大干为桁栋，小枝为桷桷。其木有龙蛇百兽之形。又筛水精以为泥。台高百丈，升之以望云色。时有苕弘，能招致神异。王乃登台，望云气蓊郁。忽见二人乘云而至，须发皆黄，非谣俗之类也。乘游龙飞凤之辇，驾以青螭。其衣皆缝缉毛羽也。王即迎之上席。时天下大旱，地裂木燃。一人先唱：“能为雪霜。”引气一喷，则云起雪飞，坐者皆凜然，宫中池井，坚冰可瑑。又设狐腋素裘、紫黑文褥，黑褥是西域所献也，施于台上，坐者皆温。又有一人唱：“能使即席为炎。”乃以指弹席上，而暄风入室，裘褥皆弃于台下。时有容成子谏曰：“大王以天下为家，而染异术，使变夏改寒，以诬百姓。文、武、周公之所不取也。”王乃疏苕弘，而求正谏之士。时异方贡玉人、石镜，此石色白如月，照面如雪，谓之“月镜”。有玉人，机戾自能转动。苕弘言于王曰：“圣德所招也。”故周人以苕弘幸媚而杀之，流血成石，或言成碧，不见其尸矣。

有韩房者，自渠胥国来。献玉骆驼高五尺，虎魄凤凰高六尺，火齐镜广三尺，暗中视物如昼，向镜语，则镜中影应声而答。韩房身長一丈，垂发至膝，以丹砂画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势，可照百余步。周人见之，如神明矣。灵王末年，亦不知所在。

录曰：夫诱于可欲，而正德亏矣；惑于闻见，志用迁矣；周灵之谓乎！尔乃受制于奢，玩神于乱，波荡正教，为之媮薄，淫涵因斯而滋焉。何则？溺此仙道，弃彼儒教，观乎异俗，万代之神绝者也。及其化流遐俗，风被边隅，非

正朔之所被服，四气之所含养，而使鬼物随方而竞至，奇精自远而来臻，穷天区而尽地域，反五常而移四序，惚恍形象之间，希夷明昧之际，难可言也。穷幽极智，伟哉伟哉！凡事君尽礼，忠为令德。有违则规谏以竭言，弗从则奉身以求退。故能剖身碎首，莫顾其生，排户触轮，知死不去。如手足卫头目，舟楫济巨川，君臣之义，斯为至矣。而弘违“有犯无隐”之诫，行求媚以取容，身卒见于夷戮，可为哀也。容成、苾弘不并语矣。

师旷者，或出于晋灵之世，以主乐官，妙辨音律，撰兵书万篇。时人莫知其原裔，出没难详也。晋平公之时，以阴阳之学显于当世。熏目为瞽人，以绝塞众虑，专心于星算音律之中。考钟吕以定四时，无毫厘之异。《春秋》不记师旷出何帝之时。旷知命欲终，乃述《宝符》百卷。晋战国时，其书灭绝矣。

老聃在周之末，居反景日室之山，与世人绝迹。惟有黄发老叟五人，或乘鸿鹤，或衣羽毛，耳出于顶，瞳子皆方，面色玉洁，手握青筠之杖，与聃共谈天地之数。及聃退迹为柱下史，求天下服道之术，四海名士，莫不争至。五老，即五方之精也。

浮提之国，献神通善书二人，乍老乍少，隐形则出影，闻声则藏形。出肘间金壶四寸，上有五龙之检，封以青泥。壶中有黑汁，如淳漆，洒地及石，皆成篆隶科斗之字。记造化人伦之始，佐老子撰《道德经》，垂十万言。写以玉牒，编以金绳，贮以玉函。昼夜精勤，形劳神倦。及金壶汁尽，二人剖心沥血，以代墨焉。遂钻脑骨取髓，代为膏烛。及髓血皆

竭，探怀中玉管，中有丹药之屑，以涂其身，骨乃如故。老子曰：“更除其繁紊，存五千言。”及至经成工毕，二人亦不知所往。

录曰：庄周云：“德配天地，犹假至言。”观乎老氏，崇谦柔以为要，挹虚寂以归真，知大朴之既漓，发玄文以示世。孰能辨其虚无，究斯深寂？是以仲尼责其德，叶以神灵，极譬二人，以为龙矣。师旷设数千间，卒其春秋之末。《抱朴子》谓为“知音之圣”也。虽容成之妙，大挠之推历，夔、襄之理乐，延州之听，故未之能过也。

师涓出于卫灵公之世，能写列代之乐，善造新曲以代古声，故有四时之乐。春有离鸿去雁应蘋之歌，夏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之调，秋有商风白云落叶吹蓬之曲，冬有凝河流阴沉云之操。以此四时之声，奏于灵公。灵公情涵心惑，忘于政事。蓬伯玉趋阶而谏曰：“此虽以发扬气律，终为沉湎淫曼之音，无合于《风》《雅》，非下臣宜荐于君也。”灵公乃去其声而亲政务，故卫人美其化焉。师涓悔其乖于《雅》《颂》，失为臣之道，乃退而隐迹。蓬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，恐后世传造焉。

录曰：夫体国以质直为先，导政以谦约为本。故三风十愆，《商书》以之昭誓；无荒无怠，《唐风》贵其遵俭。灵公违诗人之明讽，惟奢纵惑心，虽追悔于初失，能革情于后谏，日月之蚀，无损明焉。伯玉志存规主，秉亮为心。师涓识进退之道，观过知仁。一君二臣，斯可称美。

宋景公之世，有善星文者，许以上大夫之位，处于层楼延阁之上，以望气象。设以珍食，施以宝衣。其食则有渠沧

之鳧，煎以桂髓；丛庭之鸚，蒸以蜜沫；淇漳之鯉，脯以青茄；九江珠璣，爨以兰苏；华清夏洁，洒以纤縞。华清，井水之澄华也。饗人视时而叩钟，伺食以击磬，言每食而辄击钟磬也。悬四时之衣，春夏以金玉为饰，秋冬以翡翠为温。烧异香于台上。忽有野人，被草负笈，扣门而进，曰：“闻国君爱阴阳之术，好象纬之秘，请见。”景公乃延之崇堂。语则及未来之兆，次及已往之事，万不失一。夜则观星望气，昼则执算披图。不服宝衣，不甘奇食。景公谢曰：“今宋国丧乱，微君何以辅之？”曰：“德之不均，乱将及矣。修德以来人，则天应之祥，人美其化。”景公曰：“善。”遂赐姓曰子氏，名之曰韦，即子韦也。

录曰：宋子韦世司天部，妙观星纬，抑亦梓慎、裨竈之俦。景公待之若神，礼以上列，服以绝世之衣，膳以殊方之味，虽谓大禽之旨，华蕤龙袞之服，及斯固陋矣。《春秋》因生以赐姓，亦缘事以显名，号司星氏。至六国之末，著阴阳之书。出班固《艺文志》。

越谋灭吴，蓄天下奇宝、美人、异味进于吴。杀三牲以祈天地，杀龙蛇以祠川岳。矫以江南亿万户民，输吴为佣兵。越又有美女二人，一名夷光，二名脩明，即西施、郑旦之别名。以贡于吴。吴处以椒华之房，贯细珠为帘幌，朝下以蔽景，夕卷以待月。二人当轩并坐，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。窃窥者莫不动心惊悚，谓之神人。吴王妖惑忘政。及越兵入国，乃抱二女以逃吴苑。越军乱入，见二女在树下，皆言神女，望而不敢侵。今吴城蛇门内有朽株，尚为祠神女之处。初，越王入吴国，有丹乌夹王而飞，故勾践之霸也，起望乌台，言

丹乌之异也。范蠡相越，日致千金。家童闲算术者万人。收四海难得之货，盈积于越都，以为器。铜铁之类，积如山阜，或藏之井堑，谓之“宝井”。奇容丽色，溢于闺房，谓之“游宫”。历古以来，未之有也。

录曰：《易》尚谦益，《书》著明谟，人臣之体，以斯为上。《传》曰：“知无不为，忠也。”范蠡陈工术之本，而勾践乃霸，卒王百越，称为富强，斯其力矣。故能佯狂以晦迹，浮海以避世，因三徙以别名，功遂身退，斯其义也。至如“宝井”、“游宫”，虽奢不惑。夫兴亡之道，匪推之历数，亦由才力而致也。观越之灭吴，屈柔之礼尽焉，荐非世之绝姬，收历代之神宝，斯皆迹殊而事同矣。博识君子，验斯言焉。

拾遗记卷四

燕昭王 五事

王即位二年，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：一名旋娟，一名提谟，并玉质凝肤，体轻气馥，绰约而窈窕，绝古无伦。或行无踪影，或积年不饥。昭王处以单绡华幄，饮以璚珉之膏，饴以丹泉之粟。王登崇霞之台，乃召二人，徘徊翔舞，殆不自支。王以纓缕拂之，二人皆舞。容冶妖丽，靡于鸾翔，而歌声轻飏。乃使女伶代唱其曲，清响流韵，虽飘梁动木，未足嘉也。其舞一名《紫尘》，言其体轻与尘相乱；次曰《集羽》，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；末曰《旋怀》，言其支体缠曼，若入怀袖也。乃设麟文之席，散荃芜之香。香出波弋国，浸地则土石皆香，著朽木腐草，莫不郁茂，以熏枯骨，则肌肉皆生。以屑喷地，厚四五寸，使二女舞其上，弥日无迹，体轻故也。时有白鸾孤翔，衔千茎穠。穠于空中自生，花实落地，则生根叶。一岁百获，一茎满车，故曰“盈车嘉穠”。麟文者，错杂宝以饰席也，皆为云霞麟凤之状。昭王复以衣袖麾之，舞者皆止。昭王知其神异，处于崇霞之台，设枕席以寝宴，遣侍人以卫之。王好神仙之术，玄天之女，托形作此二人。昭王之末，莫知所在。或云游于汉江，或伊洛之滨。

四年，王居正寝，召其臣甘需曰：“寡人志于仙道，欲学

长生久视之法，可得遂乎？”需曰：“臣游昆台之山，见有垂白之叟，宛若少童，貌如冰雪，形如处子。血清骨劲，肤实肠轻，乃历蓬、瀛而超碧海，经涉升降，游往无穷，此为上仙之人也。盖能去滞欲而离嗜爱，洗神灭念，常游于太极之门。今大王以妖容惑目，美味爽口，列女成群，迷心动虑，所爱之容，恐不及玉，纤腰皓齿，患不如神。而欲却老云游，何异操圭爵以量沧海，执毫厘而回日月，其可得乎！”昭王乃彻色减味，居乎正寝，赐甘霖羽衣一袭，表其墟为“明真里”也。

七年，沐胥之国来朝，则申毒国之一名也。有道术人名尸罗。问其年，云：“百三十岁。”荷锡持瓶，云：“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。”善衒惑之术。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，高三尺，及诸天神仙，巧丽特绝。人皆长五六分，列幢盖，鼓舞，绕塔而行，歌唱之音，如真人矣。尸罗喷水为雰雰，暗数里间。俄而复吹为疾风，雰雰皆止。又吹指上浮屠，渐入云里。又于左耳出青龙，右耳出白虎。始入之时，才一二寸，稍至八九尺。俄而风至云起，即以一手挥之，即龙虎皆入耳中。又张口向日，则见人乘羽盖，驾螭、鹄，直入于口内。复以手抑胸上，而闻怀袖之中，轰轰雷声。更张口，则见羽盖、螭、鹄相随从口中而出。尸罗常坐日中，渐渐觉其形小，或化为老叟，或为婴儿，倏忽而死，香气盈室，时有清风来吹之，更生如向之形。咒术衒惑，神怪无穷。

八年，卢扶国来朝，渡河万里方至。云其国中山川无恶禽兽，水不扬波，风不折木。人皆寿三百岁，结草为衣，是谓卉服。至死不老，咸知孝让。寿登百岁以上，相敬如至亲之礼。死葬于野外，以香木灵草瘞掩其尸。闾里助送，号泣

之音，动于林谷，河源为之流止，春木为之改色。居丧水浆不入于口，至死者骨为尘埃，然后乃食。昔大禹随山导川，乃旌其地为无老纯孝之国。

录曰：夫含灵禀气，取象二仪；受命因生，包乎五德。故守淳明以循身，资施以为本。义缘天属，生尽爱敬之容；体自心慈，死结追终之慕。盖处物之常情，有识之常道。是以忠谏一至，则会理以通幽；神义由心，则祇灵为之昭感。迹显神著，表降群祥，行道不违，远迹旌德。美乎异国之人，隔绝王化，阙闻大道，语其国法，华戎有殊，观其政教，颇令殊俗。礼在四夷，事存诸诰，孝让之风，莫不尚也。

九年，昭王思诸神异。有谷将子，学道之人也，言于王曰：“西王母将来游，必语虚无之术。”不逾一年，王母果至。与昭王游于燧林之下，说炎帝钻火之术。取绿桂之膏，燃以照夜。忽有飞蛾衔火，状如丹雀，来拂于桂膏之上。此蛾出于员丘之穴。穴洞达九天，中有细珠如流沙，可穿而结，因用为珮，此是神蛾之矢也。蛾凭气饮露，飞不集下，群仙杀此蛾合丹药。西王母与群仙游员丘之上，聚神蛾，以琼筐盛之，使玉童负筐，以游四极，来降燕庭，出此蛾以示昭王。王曰：“今乞此蛾以合九转神丹！”王母弗与。昭王坐握日之台，参云，上可扪日。时有黑鸟白头，集王之所，衔洞光之珠，圆径一尺。此珠色黑如漆，悬照于室内，百神不能隐其精灵。此珠出阴泉之底，阴泉在寒山之北，员水之中，言水波常圆转而流也。有黑蚌飞翔，来去于五岳之上。昔黄帝时，雾成子游寒山之岭，得黑蚌在高崖之上，故知黑蚌能飞矣。至燕昭

王时，有国献于昭王。王取瑶漳之水，洗其沙泥，乃嗟叹曰：“自悬日月以来，见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，此蚌千岁一生珠也。”珠渐轻细。昭王常怀此珠，当隆暑之月，体自轻凉，号曰“销暑招凉之珠”也。

秦始皇 四事

始皇元年，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。使含丹青以漱地，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；刻玉为百兽之形，毛发宛若真矣。皆铭其臆前，记以日月。工人以指画地，长百丈，直如绳墨。方寸之内，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。又画为龙凤，骞翥若飞。皆不可点睛，或点之，必飞走也。始皇嗟曰：“刻画之形，何得飞走！”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，旬日则失之，不知所在。山泽之人云：“见二白虎，各无一目，相随而行，毛色相似，异于常见者。”至明年，西方献两白虎，各无一目。始皇发槛视之，疑是先所失者，乃刺杀之。检其胸前，果是元年所刻玉虎。迄胡亥之灭，宝剑神物，随时散乱也。

始皇好神仙之事，有宛渠之民，乘螺舟而至。舟形似螺，沉行海底，而水不浸入，一名“沦波舟”。其国人长十丈，编鸟兽之毛以蔽形。始皇与之语，及天地初开之时，了如亲睹。曰：“臣少时躡虚却行，日游万里。及其老朽也，坐见天地之外事。臣国在咸池日没之所九万里，以万岁为一日。俗多阴雾，遇其晴日，则天豁然云裂，耿若江汉。则有玄龙黑凤，翻翔而下。及夜，燃石以继日光。此石出燃山，其土石皆自光澈，扣之则碎，状如粟，一粒辉映一堂。昔炎帝始变生食，用

此火也。国人今献此石。或有投其石于溪涧中，则沸沫流于数十里，名其水为焦渊。臣国去轩辕之丘十万里，少典之子采首山之铜，铸为大鼎。臣先望其国有金火气动，奔而往视之，三鼎已成。又见冀州有异气，应有圣人生，果有庆都生尧。又见赤云入于酆镐，走而往视，果有丹雀瑞昌之符。”始皇曰：“此神人也。”弥信仙术焉。

始皇起云明台，穷四方之珍木，搜天下之巧工。南得烟丘碧树，酈水燃沙，赍都朱泥，云冈素竹；东得葱峦锦柏，漂槎龙松，寒河星柘，岍云之梓；西得漏海浮金，狼渊羽壁，滌嶂霞桑，沉塘员筹；北得冥阜乾漆，阴坂文杞，褰流黑魄，暗海香琼，珍异是集。二人腾虚缘木，挥斤斧于空中，子时起工，午时已毕。秦人谓之“子午台”，亦言于子午之地，各起一台，二说疑也。

张仪、苏秦二人，同志好学，迭剪发而鬻之，以相养。或佣力写书，非圣人之言不读。遇见《坟》《典》，行途无所题记，以墨书掌及股里，夜还而写之，析竹为简。二人每假食于路，剥树皮编以为书帙，以盛天下良书。尝息大树之下，假息而寐。有一先生问：“二子何勤苦也？”仪、秦又问之：“子何国人？”答曰：“吾生于归谷。”亦云鬼谷，鬼者，归也。又云，归者，谷名也。乃请其术，教以干世出俗之辩，即探胸内，得二卷说书，言辅时之事。《古史考》云：“鬼谷子也，鬼、归，音相近也。”秦王子婴立，凡百日，郎中赵高谋杀之。子婴寝于望夷之宫，夜梦有人身長十丈，须鬓绝青，纳玉舄而乘丹车，驾朱马而至宫门。云欲见秦王子婴，阖者许进焉。子婴乃与言。谓子婴曰：“余是天使也，从沙丘来。天下将乱，

当有同姓名欲相诛暴。”翌日乃起，子婴则疑赵高，囚高于咸阳狱，悬于井中，七日不死；更以镬汤煮，七日不沸，乃戮之。子婴问狱吏曰：“高其神乎？”狱吏曰：“初囚高之时，见高怀有一青丸，大如雀卵。”时方士说云：“赵高先世受韩终丹法，冬月坐于坚冰，夏日卧于炉上，不觉寒热。”及高死，子婴弃高尸于九达之路，泣送者千家。或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，直入云。九转之验，信于是乎。子婴所梦，即始皇之灵；所著玉舄，则安期先生所遗也。鬼魅之理，万世一时。

录曰：夫含灵挺质，罕不羨乎久视，祈以长生。苟乖才性，企之弥远。何者？夫层宫峻宇肆其奢，绰约柔曼纵其感，《九韶》、《六英》悦其耳，喜怒刑赏示其威，精灵溺于常滞，志意疲于驰策，销竭神虑，翦刻天和。秦正自以功高三皇，世逾五帝，取惑徐市，身殒沙丘。燕昭能延礼群神，百灵响集。并欲弃机事以游真极，去尘垢而望云飞。譬犹等沟浚于天河，齐朝菌于椿木，超二仪于昆峦，升一匱而扳重汉。何则望之与无阶矣。《抱朴子》曰：“学若牛毛，得如麟角。”至如秦皇、燕昭之智，虽微鉴仙体，而未入玄真。盖犹徧惑尚多，滞情未尽。至于神通玄化，说变万端。故曰徐行云垂之俦，驾影乘霞之侣，可得齐肩比步焉，与之栖息也。穷神绝异，随方而来；衍绝殊形，越境而至。托神以尽变，因变以穷神，触象难名，灵怪莫测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含雷吐火之术，出于万华之家。”方羲羽于洪炉，炎烟火于冰水，漏海螺船之属，飞珠沉霞之类，千途万品，书籍之所未详，自神化以来，神奇莫与为例，岂末代浮诬所能窥仰，天龄促知之所效哉！今观子年之记，苏、

张二人，异辞同迹，或以字音相类，或以土俗为殊，验诸坟史，岂惟秦、仪之见异者哉！

拾遗记卷五

前 汉 上

汉太上皇微时，佩一刀，长三尺，上有铭，其字难识，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时所作也。上皇游鄆沛山中。寓居穷谷里有人冶铸。上皇息其傍，问曰：“此铸何器？”工者笑而答曰：“为天子铸剑，慎勿泄言！”上皇谓为戏言，而无疑色。工人曰：“今所铸铁钢砺难成，若得公腰间佩刀杂而冶之，即成神器，可以克定天下，星精为辅佐，以歼三猾。木衰火盛，此为异兆也。”上皇曰：“余此物名为匕首，其利难俦，水断虬龙，陆斩虎兕，魑魅罔两，莫能逢之。研玉鏤金，其刃不卷。”工人曰：“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，虽欧冶专精，越砥敛锷，终为鄙器。”上皇则解匕首，投于炉中。俄而烟焰冲天，日为之昼晦。及乎剑成，杀三牲以衅祭之。铸工问上皇：“何时得此匕首？”上皇云：“秦昭襄王时，余行逢一野人，于陌上授余，云是殷时灵物，世世相传，上有古字，记其年月。”及成剑，工人视之，其铭尚存，叶前疑也。工人即持剑授上皇。上皇以赐高祖，高祖长佩于身，以歼三猾。及天下已定，吕后藏于宝库。库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，出于户外，状如龙蛇。吕后改库名曰“灵金藏”。及诸吕擅权，白气亦灭。及惠帝即位，以此库贮禁兵器，名曰“灵金内府”也。

录曰：夫精灵变化，其途非一；冥会之感，理故难常。至如《坟》讖所载，咸取验于已往；歌谣俚说，皆求征于未来。考图披籍，往往而编列矣。观乎工人之说，谅妖言之远效焉。三尺之剑，以应天地之数。故三为阳数，亦应天地之德。按《钩命诀》曰：“萧何为昴星精，项羽、陈胜、胡亥为三猾。”国为木德，汉叶火位，此其征也。

孝惠帝二年，四方咸称车书同文轨，天下太平，干戈偃息。远国殊乡，重译来贡。时有道士，姓韩名稚，则韩终之胤也。越海而来，云是东海神使，闻圣德洽乎区宇，故悦服而来庭。时有东极，出扶桑之外，有泥离之国来朝。其人长四尺，两角如茧，牙出于唇，自乳以来，有灵毛自蔽，居于深穴，其寿不可测也。帝云：“方士韩稚解绝国人言，令问人寿几何？经见几代之事？”答曰：“五运相承，迭生迭死，如飞尘细雨，存歿不可论算。”问：“女娲以前可闻乎？”对曰：“蛇身已上，八风均，四时序，不以威悦揽乎精运。”又问燧人以前，答曰：“自钻火变腥以来，父老而慈，子寿而孝。自轩皇以来，屑屑焉以相诛灭，浮靡嚣动，淫于礼，乱于乐，世德浇讹，淳风坠矣。”稚以答闻于帝。帝曰：“悠哉杳昧，非通神达理者，难可语乎！斯远矣。”稚于斯而退，莫知其所之。帝使诸方士立仙坛于长安城北，名曰“祠韩馆”。俗云：“司寒之神，祀于城阴。”按《春秋传》曰“以享司寒”，其音相乱也，定是“祠韩馆”。至二年，诏宫女百人，文锦万匹，楼船十艘，以送泥离之使，大赦天下。

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，不可复得。时始穿昆灵之池，泛翔禽之舟。帝自造歌曲，使女伶歌之。时日已西倾，凉风激

水，女伶歌声甚适，因赋《落叶哀蝉》之曲曰：“罗袂兮无声，玉墀兮尘生。虚房冷而寂寞，落叶依于重扃。望彼美之女兮安得，感余心之未宁！”帝闻唱动心，闷闷不自支持，命龙膏之灯以照舟内，悲不自止。亲侍者觉帝容色愁怨，乃进洪梁之酒，酌以文螺之卮。卮出波祗之国。酒出洪梁之县，此属右扶风，至哀帝废此邑，南人受此酿法。今言“云阳出美酒”，两声相乱矣。帝钦三爵，色悦心欢，乃诏女伶出侍。帝息于延凉室，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。帝惊起，而香气犹著衣枕，历月不歇。帝弥思求，终不复见，涕泣治席，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。初，帝深嬖李夫人，死后常思梦之，或欲见夫人。帝貌憔悴，嫔御不宁。诏李少君，与之语曰：“朕思李夫人，其可得见乎？”少君曰：“可遥见，不可同于帷幄。暗海有潜英之石，其色青，轻如毛羽。寒盛则石温，暑盛则石冷。刻之为人像，神悟不异真人。使此石像往，则夫人至矣。此石人能传译人言语，有声无气，故知神异也。”帝曰：“此石像可得否？”少君曰：“愿得楼船百艘，巨力千人，能浮水登木者，皆使明于道术，赍不死之药。”乃至暗海，经十年而还。昔之去人，或升云不归，或托形假死，获反者四五人。得此石，即命工人依先图刻作夫人形。刻成，置于轻纱幕里，宛若生时。帝大悦，问少君曰：“可得近乎？”少君曰：“譬如中宵忽梦，而昼可得近观乎？此石毒，宜远望，不可逼也。勿轻万乘之尊，惑此精魅之物！”帝乃从其谏。见夫人毕，少君乃使舂此石人为丸，服之，不复思梦。乃筑灵梦台，岁时祀之。

元封元年，浮忻国贡兰金之泥。此金出汤泉，盛夏之时，

水常沸涌，有若汤火，飞鸟不能过。国人常见水边有人冶此金为器，金状混混若泥，如紫磨之色；百镑，其色变白，有光如银，即“银烛”是也。常以此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，鬼魅不敢干。当汉世，上将出征及使绝国，多以此泥为玺封。卫青、张骞、苏武、傅介子之使，皆受金泥之玺封也。武帝崩后，此泥乃绝焉。日南之南，有淫泉之浦。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成渊，故曰“淫泉”。或言此水甘软，男女饮之则淫。其水小处可滥觞褰涉，大处可方舟沿泝，随流屈直。其水激石之声，似人之歌笑，闻者令人淫动，故俗谓之“淫泉”。时有鳧雁，色如金，群飞戏于沙濞，罗者得之，乃真金鳧也。当秦破骊山之坟，行野者见金鳧向南而飞，至淫泉。后宝鼎元年，张善为日南太守，郡民有得金鳧以献。张善该博多通，考其年月，即秦始皇墓之金鳧也。昔始皇为冢，敛天下瑰异，生殉工人，倾远方奇宝于冢中，为江海川渚及列山岳之形。以沙棠沉檀为舟楫，金银为鳧雁，以琉璃杂宝为龟鱼。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，衔火珠为星，以代膏烛，光出墓中，精灵之伟也。昔生埋工人于冢内，至被开时，皆不死。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，及作碑文辞赞。汉初发此冢，验诸史传，皆无列仙龙凤之制，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。后人更写此碑文，而辞多怨酷之言，乃谓为“怨碑”。《史记》略而不录。

董偃常卧延清之室，以画石为床，文如锦也。石体甚轻，出郅支国。上设紫琉璃帐，火齐屏风，列灵麻之烛，以紫玉为盘，如屈龙，皆用杂宝饰之。侍者于户外扇偃。偃曰：“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？”侍者乃却扇，以手摸，方知有屏风。又

以玉精为盘，贮冰于膝前。玉精与冰同其洁澈。侍者谓冰之无盘，必融湿席，乃合玉盘拂之，落阶下，冰玉俱碎，偃以为乐。此玉精，千涂国所贡也。武帝以此赐偃。哀、平之世，民家犹有此器，而多残破。及王莽之世，不复知其所在。

太初二年，大月氏国贡双头鸡，四足一尾，鸣则俱鸣。武帝置于甘泉故馆，更以余鸡混之，得其种类而不能鸣。谏者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牝鸡无晨。’一云：‘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’今雄类不鸣，非吉祥也。”帝乃送还西域。行至西关，鸡反顾望汉宫而哀鸣。故谣言曰：“三七末世，鸡不鸣，犬不吠，宫中荆棘乱相系，当有九虎争为帝。”至王莽篡位，将军有九虎之号。其后丧乱弥多，宫掖中生蒿棘，家无鸡鸣犬吠。此鸡未至月支国，乃飞于天汉，声似鸚鸡，翱翔云里。一名暄鸡，昆、暄之音相类。

天汉二年，渠搜国之西，有析沦之国。其俗淳和，人寿三百岁。有寿木之林，一树千寻，日月为之隐蔽。若经憩此木下，皆不死不病。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，归怀其叶者，则终身不老。其国人缀草毛为绳，结网为衣，似今之罗纨也。至元狩六年，渠搜国献网衣一袭。帝焚于九达之道，恐后人征求，以物奢费，烧之，烟如金石之气。

太始二年，西方有因霄之国，人皆善啸。丈夫啸闻百里，妇人啸闻五十里，加笙竽之音，秋冬则声清亮，春夏则声沉下。人舌尖处倒向喉内，亦曰两舌重沓，以爪徐刮之，则啸声逾远。故《吕氏春秋》云“反舌殊乡之国”，即此谓也。有至圣之君，则来服其化。

录曰：汉兴，继六国之遗弊，天下思于圣德。是以黔

黎嗟秦亡之晚，恨汉来之迟。高祖肇基帝业，恢张区宇。孝惠务宽刑辟，以成无为之治，德侔三王，教通四海。至于武帝，世载愈光，省方巡岳，标元崇号，闻礼乐以恢风，广文义以饰俗，改律历而建封禅，祀百神以招群瑞。虽“钦明”茂于《唐书》，“文思”称于《虞典》，岂尚兹焉！观乎周、孔之教，不贵虚无之学。武帝修黄老，治却老之方，求报无福之祀。是以张敞切言，使远斥仙术，指以苌弘、楚襄怀、秦皇、徐福之事，故辛垣之徒，卒见夷戮。夫仙者，尚冲静以忘形体，守寂寞而祛器务。武帝好微行而尚剋伐，恢宫宇而广苑囿，永乖长生久视之法，失玄一守道之要，悔少翁之先诛，惑栾大之诡说。至如李夫人，缅心昵爱，专媚兰闺，思沉魂之更生，饬新宫以延伫。盖犹嬖惑之宠过炽，累心之结未祛。欲竦身云霓之表，与天地而齐毕，由系风晷，其可阶乎？虽未及玄真，颇参神遂。是以幽明不能藏其殊妙，万象无所隐其精灵。考诸仙部，验以众说，未有异于斯乎！夫五运递兴，数之常理，金、土之兆，魏、晋当焉。董偃起自贩珠之徒，因庖宰而升宠，窃幸一时，富倾海宇，内蓄神异之珍，衡非世之宝；一朝绝爱，信盛衰之有兆乎！夫为棺椁者，以防蝼蚁之患，权敛骨之离，圣人使合其正礼，恶其逾费，疾其过薄。至如澹台灭明之俭，盛姬、秦皇之奢，皆失于节用。嗟乎！形销神灭，歟为一棺之土，为陵成谷，琼珣美宝，奄为烬尘，斯则费生加死，无益身名也。冥然长往，何忆曩时之盛？仲尼云：“不如速朽。”敛手足形，圣人以斯昭诫，岂不尚哉！

拾遗记卷六

前 汉 下

昭帝始元元年，穿淋池，广千步。中植分枝荷，一茎四叶，状如骈盖，日照则叶低荫根茎，若葵之卫足，名“低光荷”。实如玄珠，可以饰佩。花叶难萎，芬馥之气，彻十余里。食之令人口气常香，益脉理病。宫人贵之，每游宴出入，必皆含嚼。或剪以为衣，或折以蔽日，以为戏弄。《楚辞》所谓“折菱荷以为衣”，意在斯也。亦有倒生菱，茎如乱丝，一花千叶，根浮水上，实沉泥中，名“紫菱”，食之不老。帝时命水嬉，游宴永日。土人进一巨槽，帝曰：“桂楫松舟，其犹重朴；况乎此槽，可得而乘也？”乃命以文梓为船，木兰为桡。刻飞鸾翔鹳，饰于船首，随风轻漾，毕景忘归，乃至通夜。使宫人歌曰：“秋素景兮泛洪波，挥纤手兮折菱荷，凉风凄凄扬棹歌，云光开曙月低河，万岁为乐岂云多！”帝乃大悦。起商台于池上。及乎末岁，进谏者多，遂省薄游幸，堙毁池台，鸾舟荷菱，随时废灭。今台无遗址，沟池已平。

宣帝地节元年，乐浪之东，有背明之国，来贡其方物。言其乡在扶桑之东，见日出于西方。其国昏昏常暗，宜种百谷，名曰“融泽”，方三千里。五谷皆良，食之后天而死。有浹日之稻，种之十旬而熟；有翻形稻，言食者死而更生，天而有

寿；有明清稻，食者延年也；清肠稻，食一粒历年不饥。有摇枝粟，其枝长而弱，无风常摇，食之益髓；有凤冠粟，似凤鸟之冠，食者多力；有游龙粟，叶屈曲似游龙也；有琼膏粟，白如银，食此二粟，令人骨轻。有绕明豆，其茎弱，自相萦缠；有挟剑豆，其荚形似人挟剑，横斜而生；有倾离豆，言其豆见日，叶垂覆地，食者不老不疾。有延精麦，延寿益气；有昆和麦，调畅六府；有轻心麦，食者体轻；有醇和麦，为麴以酿酒，一醉累月，食之凌冬可袒；有含露麦，穗中有露，味甘如饴。有紫沉麻，其实不浮；有云冰麻，实冷而有光，宜为油泽；有通明麻，食者夜行不持烛，是苕蓐也，食之延寿，后天而老。其北有草，名虹草，枝长一丈，叶如车轮，根大如毂，花似朝虹之色。昔齐桓公伐山戎，国人献其种，乃植于庭，云霸者之瑞也。有宵明草，夜视如列烛，昼则无光，自消灭也。有紫菊，谓之日精，一茎一蔓，延及数亩，味甘，食者至死不饥渴。有焦茅，高五丈，燃之成灰，以水灌之，复成茅也，谓之灵茅。有黄渠草，映日如火，其坚韧若金，食者焚身不热；有梦草，叶如蒲，茎如蓍，采之以占吉凶，万不遗一；又有闻遐草，服者耳聪，香如桂，茎如兰。其国献之，多不生实，叶多萎黄，诏并除焉。无凤二年，于淋池之南起桂台，以望远气。东引太液之水。有一连理树，上枝跨于渠水，下枝隔岸而南，生与上枝同一株。帝常以季秋之月，泛蘅兰云鹄之舟，穷暑系夜，钓于台下。以香金为钩，繡丝为纶，丹鲤为饵，钓得白蛟，长三丈，若大蛇，无鳞甲。帝曰：“非祥也。”命太官为鮓，肉紫骨青，味甚香美，班赐群臣。帝思其美，渔者不能复得，知为神异之物。

二年，含涂国贡其珍怪。其使云：“去王都七万里。鸟兽皆能言语。鸡犬死者，埋之不朽。经历数世，其家人游于山阿海滨，地中闻鸡犬鸣吠，主乃掘取，还家养之，毛羽虽秃落更生，久乃悦泽。”

张掖郡有郅族之盛，因以名也。郅奇字君珍，居丧尽礼。所居去墓百里，每夜行，常有飞鸟衔火夹之，登山济水，号泣不息，未尝以险难为忧，虽夜如昼之明也。以泪洒石则成痕，着朽木枯草，必皆重茂。以泪浸地即碱，俗谓之“碱乡”。至昭帝，嘉其孝异，表铭其邑曰“孝感乡”，四时祭祀，立庙焉。

录曰：夫心迹所至，无幽不彻，理著于微，冥昧自显。玄曦回鲁阳之戈，严霜感匹夫之叹，在于凡伦，尚昭神迹。况求之精爽，以会蒸蒸之心，木石为之玄感，鸟兽为之驯集。伟元哀号，春花以之改叶；叔通晨兴，朝流欵生横石；辛缜表迹于栖鸾，卫农示德于梦虎。郅氏之行，类斯道焉。按汉昭帝时，有黄鹄下太液池；今云淋池，盖一水二名也。宣帝之世，有嘉谷玄稷之祥，亦不说今之所生，岂由神农、后稷播厥之功，抑亦王子所称，非近俗所食。詮其名，华而不实。及乎飞走之类，神木怪草，见奇而说，万世之瑰伟也。

汉成帝好微行，于太液池旁起宵游宫，以漆为柱，铺黑绋之幕，器服乘舆，皆尚黑色。既悦于暗行，憎灯烛之照。宫中美御，皆服皂衣，自班婕妤以下，咸带玄绶，簪珥虽如锦绣，更以木兰纱绡罩之。至宵游宫，乃秉烛。宴幸既罢，静鼓自舞，而步不扬尘。好夕出游。造飞行殿，方一丈，如今

之輦，选羽林之士，负之以趋。帝于輦上，觉其行快疾，闻其中若风雷之声，言其行疾也，名曰“云雷宫”。所幸之宫，咸以毡绋藉地，恶车辙马迹之喧。虽惑于微行昵宴，在民无劳无怨。每乘輿返驾，以爱幸之姬宝衣珍食，舍于道傍，国人之穷老者皆歌“万岁”。是以鸿嘉、永始之间，国富家丰，兵戈长戢。故刘向、谷永指言切谏，于是焚宵游宫及飞行殿，罢宴逸之乐。所谓从绳则正，如转圜焉。

帝常以三秋闲日，与飞燕戏于太液池，以沙棠木为舟，贵其不沉没也。以云母饰于鹢首，一名“云舟”。又刻大桐木为虬龙，雕饰如真，以夹云舟而行。以紫桂为桡楫。及观云棹水，玩撷菱藕，帝每忧轻荡，以惊飞燕，令饮飞之士，以金锁缆云舟于波上。每轻风时至，飞燕殆欲随风入水。帝以翠纓结飞燕之裙，游倦乃返。飞燕后渐见疏，常怨曰：“妾微贱，何复得预纓裙之游？”今太液池尚有避风台，即飞燕结裙之处。

录曰：夫言端宸拱默者，人君之尊也。是故兴居有节，进止有度，出则太师奏登车之礼，入则少师荐升堂之仪，列旌门以周卫，修清宫以宴息。成帝轻南面之位，微游昵幸，好惑神仙之事，谷永因而抗谏。《书》不云乎：“弗矜细行，终累大德。”斯之谓矣。

哀帝尚淫奢，多进谄佞。幸爱之臣，竞以妆饰妖丽，巧言取容。董贤以雾绡单衣，飘若蝉翼。帝入宴息之房，命筵卿易轻衣小袖，不用奢带修裙，故使婉转便易也。宫人皆效其断袖。又曰，割袖恐惊其眠。

后 汉

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。帝使求诸方国。时燉煌献异瓜种，恒山献巨桃核。瓜名“穹隆”，长三尺，而形屈曲，味美如饴。父老云：“昔道士从蓬莱山得此瓜，云是崆峒灵瓜，四劫一实，西王母遗于此地，世代遐绝，其实颇在。”又说：“巨桃霜下结花，隆暑方熟，亦云仙人所食。”帝使植于霜林园。园皆植寒果，积冰之节，百果方盛，俗谓之“相陵”，与霜林之声讹也。后曰：“王母之桃，王公之瓜，可得而食，吾万岁矣，安可植乎？”后崩，内侍者见镜奁中有瓜、桃之核，视之涕零，疑非其类耳。

章帝永宁元年，条支国来贡异瑞。有鸟名鵀鵒，形高七尺，解人语。其国太平，则鵀鵒群翔。昔汉武帝时，四夷宾服，有献驯鵀，若有喜乐事，则鼓翼翔鸣。按庄周云“雕陵之鵀”，盖其类也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鵀知人喜。”今之所记，大小虽殊，远近为异，故略举焉。

安帝好微行，于郊垆或露宿，起帷宫，皆用锦罽文绣。至永初三年，国用不足，令吏民入钱者得为官。有琅琊王溥，即王吉之后。吉先为昌邑中尉。溥奕世衰凌，及安帝时，家贫不得仕，乃挟竹简插笔，于洛阳市佣书。美于形貌，又多文辞。来僦其书者，丈夫赠其衣冠，妇人遗其珠玉，一日之中，衣宝盈车而归。积粟于廩，九族宗亲，莫不仰其衣食，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。溥先时家贫，穿井得铁印，铭曰：“佣力得富，钱至亿庾。一土三田，军门主簿。”后以一亿钱输官，得

中垒校尉。三田一土，“垒”字也；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，故曰军门主簿。积善降福，神明报焉。

灵帝初平三年，游于西园。起裸游馆千间，采绿苔而被阶，引渠水以绕砌，周流澄澈。乘船以游漾，使宫人乘之，选玉色轻体者，以执篙楫，摇漾于渠中。其水清澄，以盛暑之时，使舟覆没，视宫人玉色。又奏《招商》之歌，以来凉气也。歌曰：“凉风起兮日照渠，青荷昼偃叶夜舒，惟日不足乐有余。清丝流管歌玉帛，千年万岁喜难逾。”渠中植莲，大如盖，长一丈，南国所献。其叶夜舒昼卷，一茎有四莲丛生，名曰“夜舒荷”。亦云月出则舒也，故曰“望舒荷”。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，长夜饮宴。帝嗟曰：“使万岁如此，则上仙也。”宫人年二七已上，三六以下，皆靓妆，解其上衣，惟著内服，或共裸浴。西域所献茵堠香，煮以为汤，宫人以之浴浣毕，使以余汁入渠，名曰“流香渠”。又使内竖为驴鸣。于馆北又作鸡鸣堂，多畜鸡，每醉迷于天晓，内侍竞作鸡鸣，以乱真声也。乃以炬烛投于殿前，帝乃惊悟。及董卓破京师，散其美人，焚其宫馆。至魏咸熙中，先所投烛处，夕夕有光如星。后人以为神光，于此地立小屋，名曰“余光祠”，以祈福。至魏明末，稍扫除矣。

录曰：明、章两主，丕承前业，风被四海，威行八区，殊边异服，祥瑞辐凑。安、灵二帝，同为败德。夫悦目快心，罕下沧乎情欲，自非远鉴兴亡，孰能移隔下俗。侑才缘心，缅乎嗜欲，塞谏任邪，没情于淫靡。至如列代亡主，莫不凭威猛以丧家国，肆奢丽以覆宗祀。询考先坟，往往而载，企求历古，所记非一。贩爵鬻官，乖分职之本；露

宿郊居，违省方之义。成、安二帝，载世虽远，而乱政攸同。验之史牒，讯诸前记，迷情狗马，爱好龙鹤，非明玉之所闻示于后也。内穷淫酷，外尽禽荒，取悦耳目，流贬万世。是以牝妖告祸，汉灵以巷伯倾宗。酒池裸逐之丑，鸣鸡长夜之惑，事由商乙，远仿燕丹，异代一时，可为悲矣。

献帝伏皇后，聪惠仁明，有闻于内则。及乘輿为李傕所败，昼夜逃走，宫人奔窜，万无一生。至河，无舟楫，后乃负帝以济河，河流迅急，惟觉脚下如有乘蹊，则神物之助焉。兵戈逼岸，后乃以身拥遏于帝。帝伤趾，后以绣拭血，刮玉钗以覆于疮，应手则愈。以泪湔帝衣及面，洁静如浣。军人叹伏：虽乱犹有明智妇人。精诚之至，幽祇之所感矣。

录曰：夫丹石可磨，而不可夺其坚色；兰桂可折，而不可掩其贞芳。伏后履纯明之姿，怀忠亮之质，临危授命，壮夫未能加焉，知死不吝，冯媛之俦也。求之千古，亦所罕闻。汉兴，至于哀、平、元、成，尚以宫室，崇苑囿，而西京始有弘侈，东都继其繁奢，既违采椽不斫之制，尤异灵沼遵俭之风。考之皇图，求之志录，千家万户之书，台卫城隍之广，自重门构宇以来，未有若斯之费溢也。孝哀广四时之房，灵帝修裸游之馆，妖惑为之则神怨，工巧为之则人虐，夷国沦家，可为恻矣！及夫灵瑞、嘉禽、艳卉、殊木，生非其壤，诡色讹音，不稟正朔之地，无涉图书所记，或缘德业以来仪，由时俗以具质，咸得而备详矣。历览群经，披求方册，未若斯之宏丽矣。

郭况，光武皇后之弟也。累金数亿，家僮四百余人，以黄金为器，工冶之声，震于都鄙。时人谓：“郭氏之室，不雨

而雷。”言其铸锻之声盛也。庭中起高阁长庑，置衡石于其上，以称量珠玉也。阁下有藏金窟，列武士以卫之。错杂宝以饰台榭，悬明珠于四垂，昼视之如星，夜望之如月。里语曰：“洛阳多钱郭氏室，夜日昼星富无匹。”其宠者皆以玉器盛食，故东京谓郭家为“琼厨金穴”。况小心畏慎，虽居富势，闭门优游，未曾于世事，为一时之智也。

录曰：夫后族之盛，专挟内主之威，皆以党嬖强盛，肆器于天下，妖幸侵政，擅椒房之亲。在昔魏冉，富倾嬴国；汉世王凤，同拜五侯。馆第僭于京都，嬖姬丽于宫掖。瑰赂南金，弥玩于王府；缣绣雕文，被饰于土木。高廊洞门，极夏屋之盛；文马朱轩，穷车服之靡。自古擅骄，未有如斯之例。虽三归移于管室，八佞陈于季庭，方之为劣矣。郭况内凭姻宠，外专声厉，远采山丹之穴，积陶朱、程郑之产，未足称其盛欤！曾不恃其戚里，矜其财势，秉温恭之正，守道持盈，而自竞慎，是可谓知幾其神乎！

刘向于成帝之末，校书天禄阁，专精覃思。夜有老人，着黄衣，植青藜杖，登阁而进，见向暗中独坐诵书。老父乃吹杖端，烟燃，因以见向，说开辟已前。向因受《洪范五行》之文，恐辞说繁广忘之，乃裂裳及绅，以记其言。至曙而去，向请问姓名。云：“我是太一之精，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，下而观焉。”乃出怀中竹牒，有天文地图之书，“余略授子焉”。至向子歆，从向受其术，向亦不悟此人焉。

贾逵年五岁，明惠过人。其姊韩瑶之妇，嫁瑶无嗣而归居焉，亦以贞明见称。闻邻中读书，旦夕抱逵隔篱而听之。逵静听不言，姊以为喜。至年十岁，乃暗诵六经。姊谓逵曰：

“吾家贫困，未尝有教者入门，汝安知天下有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而诵无遗句耶？”逵曰：“忆昔姊抱逵于篱间听邻家读书，今万不遗一。”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，或题于扉屏，且诵且记。期年，经文通遍。于闾里每有观者，称云振古无伦。门徒来学，不远万里，或襁负子孙，舍于门侧，皆口授经文，赠献者积粟盈仓。或云：“贾逵非力耕所得，诵经口倦，世所谓舌耕也。”

何休木讷多智，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，阴阳算术，河洛讖纬，及远年古谚，历代图籍，莫不咸诵也。门徒有问者，则为笔记，而口不能说。作《左氏膏肓》、《公羊废疾》、《谷梁墨守》，谓之“三阙”。言理幽微，非知机藏往，不可通焉。及郑康成锋起而攻之，求学者不远千里，赢粮而至，如细流之赴巨海。京师谓康成为“经神”，何休为“学海”。

任末年十四时，学无常师，负笈不远险阻。每言：“人而不学，则何以成？”或依林木之下，编茅为庵，削荆为笔，克树汁为墨。夜则映星望月，暗则缕麻蒿以自照。观书有合意者，题其衣裳，以记其事。门徒悦其勤学，更以静衣易之。非圣人之言不视。临终诫曰：“夫人好学，虽死若存；不学者虽存，谓之行尸走肉耳！”河洛秘奥，非正典籍所载，皆笔记于柱壁及园林树木，慕好学者，来辄写之。时人谓任氏为“经苑”。

曹曾，鲁人也。本名平，慕曾参之行，改名为曾。家财巨亿，事亲尽礼，日用三牲之养，一味不亏于是。不先亲而不食新味也。为客于人家，得新味则含怀而归。不畜鸡犬，言喧嚣惊动于亲老。时亢旱，井池皆竭。母思甘清之水，曾跪

而操瓶，则甘泉自涌，清美于常。学徒有贫者，皆给食。天下名书，上古以来，文篆讹落者，曾皆刊正，垂万余卷。及国难既夷，收天下遗书于曾家，连车继轨，输于王府。诸弟子于门外立祠，谓曰“曹师祠”。及世乱，家家焚庐，曾虑先文湮没，乃积石为仓以藏书，故谓曹氏为“书仓”。

录曰：观乎刘向显学于汉成时，才包三古，艺该九圣，悬日月以来，其类少矣。逮乎后汉，贾、何、任、曹之学，并为圣神，通生民到今，盖斯而已。若颜渊之殆庶几；关美、张霸，何足显大儒哉！至如五君之徒，孔门之外未有也，方之入室，彼有惭焉。贾氏之姊，所谓知识妇人鉴乎圣也。

拾遗记卷七

魏

文帝所爱美人，姓薛名灵芸，常山人也。父名邺，为鄆乡亭长，母陈氏，随邺舍于亭傍。居生穷贱，至夜，每聚邻妇夜绩，以麻蒿自照。灵芸年至十五，容貌绝世，邻中少年夜来窃窥，终不得见。咸熙元年，谷习出守常山郡，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。时文帝选良家子女，以入六宫。习以千金宝赂聘之，既得，乃以献文帝。灵芸闻别父母，歔歔累日，泪下沾衣。至升车就路之时，以玉唾壶承泪，壶则红色。既发常山，及至京师，壶中泪凝如血。帝以文车十乘迎之，车皆镂金为轮辘，丹画其轂，辘前有杂宝为龙凤，衔百子铃，锵锵和鸣，响于林野。驾青色之牛，日行三百里。此牛尸屠国所献，足如马蹄也。道侧烧石叶之香，此石重叠，状如云母，其光气辟恶厉之疾。此香腹题国所进也。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，膏烛之光，相续不灭，车徒咽路，尘起蔽于星月，时人谓为“尘宵”。又筑土为台，基高三十丈，列烛于台下，名曰“烛台”，远望如列星之坠地。又于大道之傍，一里一铜表，高五尺，以志里数。故行者歌曰：“青槐夹道多尘埃，龙楼凤阙望崔嵬。清风细雨杂香来，土上出金火照台。”此七字是妖辞也。为铜表志里数于道侧，是土上出金之义。以烛置台下，则

火在土下之义。汉火德王，魏土德王，火伏而土兴，土上出金，是魏灭而晋兴也。灵芸未至京师十里，帝乘雕玉之辇，以望车徒之盛，嗟曰：“昔者言‘朝为行云，暮为行雨’，今非云非雨，非朝非暮。”改灵芸之名曰“夜来”，入宫后居宠爱。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。帝曰：“明珠翡翠尚不能胜，况乎龙鸾之重！”乃止不进。夜来妙于针工，虽处于深帷之内，不用灯烛之光，裁制立成。非夜来缝制，帝则不服。宫中号为“针神”也。

录曰：五帝之运，迭相生死，起伏因循，显于言端。童谣信于春秋，讖辞烦于汉末，或著明先典，或托见图记。金详《河》、《洛》，应运不同。唐尧以炎正禅虞，大汉以火德受魏，世历沿袭，得其宜矣。夫升名籍璧，因事而来。既而柔曼之质见进，亦以裁缝之妙要宠，媚斯婉约，荣非世载，取或一朝，去彼疑贱，延此华轩。

魏明帝起凌云台，躬自掘土，群臣皆负畚鍤，天阴冻寒，死者相枕。洛、邺诸鼎，皆夜震自移。又闻宫中地下，有怨叹之声。高堂隆等上表谏曰：“王者宜静以养民，今嗟叹之声，形于人鬼，愿省薄奢费，以敦俭朴。”帝犹不止，广求瑰异，珍赂是聚，飭台榭累年而毕。谏者尤多，帝乃去烦归俭，死者收而葬之。人神致感，众祥皆应。太山下有连理文石，高十二丈，状如柏树，其文彪发，似人雕镂，自下及上皆合，而中开广六尺，望若真树也。父老云：“当秦末，二石相去百余步，芜没无有蹊径。及魏帝之始，稍觉相近，如双阙。”土石阴类，魏为土德，斯为灵征。苑囿及民家草树，皆生连理。有合欢草，状如蓍，一株百茎，昼则众条扶疏，夜则合为一茎，

万不遗一，谓之“神草”。沛国有黄麟见于戊己之地，皆土德之嘉瑞。乃修戊己之坛，黄星炳夜。又起昴毕之台，祭祀此星，魏之分野，岁时修祀焉。

任城王彰，武帝之子也。少而刚毅，学阴阳纬候之术，诵《六经》、《洪范》之书数千言。武帝谋伐吴、蜀，问彰取便利行师之决。王善左右射，学击剑，百步中髭发。时乐浪献虎，文如锦斑，以铁为槛，臬殷之徒，莫敢轻视。彰曳虎尾以绕臂，虎弭耳无声。莫不服其神勇。时南越献白象子在帝前，彰手顿其鼻，象伏不动。文帝铸万斤钟，置崇华殿，欲徙之，力士百人不能动，彰乃负之而趋。四方闻其神勇，皆寝兵自固。帝曰：“以王之雄武，吞并巴蜀，如鸱衔腐鼠耳！”彰薨，如汉东平王葬礼。及丧出，空中闻数百人泣声。送者皆言，昔乱军相伤害杀者，皆无棺槨，王之仁惠，收其朽骨，死者欢于地下，精灵知感，故人美正之德。国史撰《任城王旧事》三卷，晋初藏于秘阁。

建安三年，胥徒国献沉明石鸡，色如丹，大如燕，常在地中，应时而鸣，声能远彻。其国闻鸣，乃杀牲以祀之，当鸣处掘地，则得此鸡。若天下太平，翔飞颉颃，以为嘉瑞，亦为“宝鸡”。其国无鸡，听地中候晷刻。道家云：“昔仙人桐君采石，入穴数里，得丹石鸡，舂碎为药，服之者令人有声气，后天而死。”昔汉武帝宝鼎元年，西方贡珍怪，有虎魄燕，置之静室，自于室中鸣翔，盖此类也。《洛书》云：“皇图之宝，土德之征，大魏之嘉瑞。”

明帝即位二年，起灵禽之园，远方国所献异鸟殊兽，皆畜此园也。昆明国贡嗽金鸟。国人云：“其地去燃洲九千里，

出此鸟，形如雀而色黄，羽毛柔密，常翱翔海上，罗者得之，以为至祥。闻大魏之德，被于荒远，故越山航海，来献大国。”帝得此鸟，畜于灵禽之园，饴以真珠，饮以龟脑。鸟常吐金屑如粟，铸之可以为器。昔汉武帝时，有人献神雀，盖此类也。此鸟畏霜雪，乃起小屋处之，名曰“辟寒台”，皆用水精为户牖，使内外通光。宫人争以鸟吐之金用饰钗珮，谓之“辟寒金”。故宫人相嘲曰：“不服辟寒金，那得帝王心？”于是媚惑者，乱争此宝金为身饰，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幸也。魏氏丧灭，池台鞠为煨烬，嗽金之鸟，亦自翱翔矣。

咸熙二年，宫中夜有异兽，白色光洁，绕宫而行。阍宦见之，以闻于帝。帝曰：“宫闱幽密，若有异兽，皆非祥也。”使宦者伺之。果见一白虎子，遍房而走。候者以戈投之，即中左目。比往取视，惟见血在地，不复见虎。搜检宫内及诸池井，不见有物。次检宝库中，得一玉虎头枕，眼有伤，血痕尚湿。帝该古博闻，云：“汉诛梁冀，得一玉虎头枕，云单池国所献，检其颌下，有篆书字。云是帝辛之枕，尝与妲己同枕之。是殷时遗宝也。”又按《五帝本纪》云，帝辛殷代之末。至咸熙多历年所，代代相传。凡珍宝久则生精灵，必神物凭之也。

魏禅晋之岁，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，时飞翔来去。有司闻奏帝所。罗之，得一白燕，以为神物，于是以金为樊，置于宫中。旬日不知所在。论者云：“金德之瑞。昔师旷时，有白燕来巢。”检《瑞应图》，果如所论。白色叶于金德，师旷晋时人也，古今之义相符焉。

薛夏，天水人也，博学绝伦。母孕夏时，梦人遗之一篋

衣云：“夫人必产贤明之子也，为帝王之所崇。”母记所梦之日。及生夏，年及弱冠，才辩过人。魏文帝与之讲论，终日不息，应对如流，无有疑滞。帝曰：“昔公孙龙称为辩捷，而迂诞诬妄；今子所说，非圣人之言不谈，子游、子夏之俦，不能过也。若仲尼在魏，复为入室焉。”帝手制书与夏，题云“入室生”。位至秘书丞。居生甚贫，帝解御衣以赐之，果符元所梦。名冠当时，为一代高士。

田畴，北平人也。刘虞为公孙瓒所害，畴追慕无已，往虞墓设鸡酒之礼，恸哭之音，动于林野，翔鸟为之凄鸣，走兽为之吟伏。畴卧于草间，忽有人通云：“刘幽州来，欲与田子泰言平生之事。”畴神悟远识，知是刘虞之魂。既近而拜，畴泣不自支，因相与进鸡酒。畴醉，虞曰：“公孙瓒求子甚急，宜窜伏以避害！”畴拜曰：“闻君臣之义，生则尽礼，今见君之灵，愿得同归九地，死且不朽，安可逃乎！”虞曰：“子万古之贞士也，深慎尔仪！”奄然不见，畴亦醉醒。

曹洪，武帝从弟，家盈产业，骏马成群。武帝讨董卓，夜行失马，洪以其所乘马上帝。其马号曰“白鹄”。此马走时，惟觉耳中风声，足似不践地。至汴水，洪不能渡，帝引洪上马共济，行数百里，瞬息而至。马足毛不湿。时人谓为乘风而行，亦一代神骏也。谚曰：“凭空虚跃，曹家白鹄。”

录曰：王者廓万宇以为邦家，因海岳以为城池，固是安民养德，垂拱而治焉。去乎游历之费，导于敦教之道，无崇宫室，有薄林园。采椽不斲，大唐如斯昭俭；卑宫菲食，伯禹以之戒奢。迄乎三代之王，失斯道矣。伤财弊力，以骄丽相夸，琼室之侈，璧台之富，穷神工之奇妙，人力勤

苦。至于春秋，王室凌废，城者作讴，疲于勤劳。晋筑祈禩之宫，为功动于民怨；宋兴泽门之役，劳者以为深嗟。姑苏积费于前，阿房奋竭于后。自以业固河山，名超万世，覆灭宗祀，由斯哀哀。窃观明帝，践中区之沃盛，威灵所慑，比强列代，祯祥神宝，史不绝书，殊方珍贡，府无虚月，鼎据三方，称雄四海。而圣教微于尧、禹，历代劣于姬、汉，东鯁闽、吴，西病邛蜀，师旅岁兴，财力日费，不能遵养黎元，远瞻前朴，宫室穷丽，池榭肆其宏广，终取夷灭，数其然哉！任城渊谋神勇，智周祥艺，虽来舟、蓬蒙剑射之好，不能加也。田畴事死如生，守以直节，精诚之至，通于神明。曹洪忠烈为心，爱亲忧国。此穆满之骏，方之“白鹄”，可谓齐足者也。

拾遗记卷八

吴

孙坚母妊坚之时，梦肠出绕腰，有一童女负之，绕吴阊门外，又授以芳茅一茎。童女语曰：“此善祥也，必生才雄之子。今赐母以土，王于翼、轸之地，鼎足于天下。百年中应于异宝授于人也。”语毕而觉，日起筮之。筮者曰：“所梦童女负母绕阊门，是太白之精，感化来梦。”夫帝王之兴，必有神迹自表，白气者，金色。及吴灭而践晋祚，梦之征焉。

录曰：按《吴书》云：“孙坚母怀坚之时，梦肠出绕阊门。”与王之说为异。夫西方金位，以叶晋德，兴亡之兆，后而效焉。盖表吴亡而授晋也。夫六梦八征，著明《周易》，授兰怀日，事类而非。及吴氏之兴年，嘉禾之号，芳茅之征信矣。至晋太康元年，孙皓送六金玺云：“时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”夫孙氏擅割江东，包卷百越，吞席汉阳，威惕中夏，富强之业，三雄比盛。时有未宾而兵戈岁起，每梗心于邛蜀，愤慨于燕魏，四方未夷，有事征伐，因之以师旅，遵之以俭素，去其游侈之费，塞兹雕靡之涂，不欲使四方民劳，非无玉工也。固能轻彼池山，贱斯棘实，汉鄙盈车之屑，燕弃璞于衡庑，沉河底谷，义昭攸古，务崇俭约，岂非高欤！及乎吴亡时，以六代金玺归晋，坚母之

梦验矣。

吴主赵夫人，丞相达之妹。善画，巧妙无双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，大则盈尺，小则方寸，宫中谓之“机绝”。孙权常叹魏、蜀未夷，军旅之隙，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。达乃进其妹。权使写九州方岳之势。夫人曰：“丹青之色，甚易歇灭，不可久宝；妾能刺绣，作列国方帛之上，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。”既成，乃进于吴主，时人谓之“针绝”。虽棘刺木猴，云梯飞鹞，无过此丽也。权居昭阳宫，倦暑，乃褰紧绡之帷，夫人曰：“此不足贵也。”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。答曰：“妾欲穷虑尽思，能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，视外无有蔽碍，列传者飘然自凉，若驭风而行也。”权称善。夫人乃拊发，以神胶续之。神胶出郁夷国，接弓弩之断弦，百断百续也。乃织为罗縠，累月而成，裁为幔，内外视之，飘飘如烟气轻动，而房内自凉。时权常在军旅，每以此幔自随，以为征幕。舒之则广纵一丈，卷之则可纳于枕中，时人谓之“丝绝”。故吴有“三绝”，四海无俦其妙。后有贪宠求媚者，言夫人幻耀于人主，因而致退黜。虽见疑坠，犹存录其巧工。吴亡，不知所在。

吴主潘夫人，父坐法，夫人输入织室，容态少俦，为江东绝色。同幽者百余人，谓夫人为神女，敬而远之。有司闻于吴主，使图其容貌。夫人忧戚不食，减瘦改形。工人写其真状以进，吴主见而喜悦，以虎魄如意抚按即折。嗟曰：“此神女也，愁貌尚能惑人，况在欢乐！”乃命雕轮就织室，纳于后宫，果以姿色见宠。每以夫人游昭宣之台，志意幸愜，既尽酣醉，唾于玉壶中，使侍婢泻于台下，得火齐指环，即挂

石榴枝上，因其处起台，名曰环榴台。时有谏者云：“今吴、蜀争雄，‘还刘’之名，将为妖矣！”权乃翻其名曰榴环台。又与夫人游钓台，得大鱼。王大喜，夫人曰：“昔闻泣鱼，今乃为喜，有喜必忧，以为深戒！”至于末年，渐相谮毁，稍见离退。时人谓“夫人知幾其神”。吴主于是罢宴，夫人果见弃逐。钓台基今尚存焉。

录曰：赵、潘二夫人，妍明伎艺，婉变通神，抑亦汉游洛妃之俦，荆巫云雨之类；而能避妖幸之嬖，睹进退之机。夫盈则有亏，道有崇替，居盛必衰，理固明矣。语乎荣悴，譬诸草木，华落张弛，势之必然。巧言萋斐，前王之所信惑。是以申、褒见列于前周，班、赵载详于往汉。异代同闻，可为叹也！

黄龙元年，始都武昌。时越嶲之南，献背明鸟，形如鹤，止不向明，巢常对北，多肉少毛，声音百变，闻钟磬笙竽之声，则奋翅摇头。时人以为吉祥。是岁迁都建业，殊方多贡珍奇。吴人语讹，呼背明为背亡鸟。国中以为大妖，不及百年，当有丧乱背叛灭亡之事，散逸奔逃，墟无烟火。果如斯言。后此鸟不知所在。

张承之母孙氏，怀承之时，乘轻舟游于江浦之际，忽有白蛇长三尺，腾入舟中。母祝曰：“若为吉祥，勿毒噬我！”萦而将还，置诸房内，一宿视之，不复见蛇，嗟而惜之。邻中相谓曰：“昨见张家有一白鹤耸翮入云。”以告承母，母使筮之。筮者曰：“此吉祥也。蛇、鹤延年之物；从室入云，自下升高之象也。昔吴王阖闾葬其妹，殉以美女、珍宝、异剑，穷江南之富。未及十年，雕云覆于溪谷，美女游于冢上，白鹤

翔于林中，白虎啸于山侧，皆昔时之精灵，今出于世，当使子孙位超臣极，擅名江表。若生子，可以名曰白鹄。”及承生，位至丞相、辅吴将军，年逾九十，蛇、鹄之祥也。

录曰：国之将亡，其兆先见。《传》曰：“明神见之，观其德也。”及归命面缚来降，斯为效矣。蛇、鹄者，虫禽之最灵，张氏以为嘉瑞。《吴越春秋》、百家杂说云，吴王阖闾，崇饰厚葬，生埋美人，多藏宝物。数百年后，灵鹄翔于林壑，神虎啸于山丘，湛卢之剑，飞入于楚。收魂聚怪，富丽以极，而诡异失中，不如速朽。昔宋桓、盛姬，前史讥其骄惑，嬴博杨孙，君子贵其合礼。观夫远古，指详中代，求诸事迹，俭泰相悬。至如末世，渐相夸矫，生滋淫涵，死则同殉，委积珍宝，埃尘灭身，乖于同穴，可谓叹欤！

吕蒙入吴，吴主劝其学业，蒙乃博览群籍，以《易》为宗。常在孙策座上酣醉，忽卧，于梦中诵《周易》一部，俄而惊起。众人皆问之。蒙曰：“向梦见伏牺、周公、文王，与我论世祚兴亡之事，日月贞明之道，莫不穷精极妙。未该玄旨，故空诵其文耳。”众座皆云：“吕蒙呖语通《周易》。”

录曰：夫精诚之至，叶于幽冥，与日月均其明，与四时齐其契，故能德会三古，道合神微。若郑君之感先圣，周盘之梦东里，迹同事异，光被遐策，索隐钩深，妙于玄旨。孔门群说，未若吕生之学焉。

孙和悦邓夫人，常置膝上。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，误伤夫人颊，血流污裤，娇姹弥苦。自舐其疮，命太医合药。医曰：“得白獭髓，杂玉与琥珀屑，当灭此痕。”即购致百金，能

得白獭髓者，厚赏之。有富春渔人云：“此物知人欲取，则逃入石穴。伺其祭鱼之时，獭有斗死者，穴中应有枯骨，虽无髓，其骨可合玉春为粉，喷于疮上，其痕则灭。”和乃命合此膏，琥珀太多，及差而有赤点如朱，逼而视之，更益其妍。诸嬖人欲要宠，皆以丹脂点颊而后进幸。妖惑相动，遂成淫俗。

孙亮作琉璃屏风，甚薄而莹澈，每于月下清夜舒之。常与爱姬四人，皆振古绝色：一名朝姝，二名丽居，三名洛珍，四名洁华。使四人坐屏风内，而外望之，如无隔，惟香气不通于外。为四人合四气香，殊方异国所出，凡经践蹑宴息之处，香气沾衣，历年弥盛，百浣不歇，因名曰“百濯香”。或以人名香，故有朝姝香，丽居香，洛珍香，洁华香。亮每游，此四人皆同舆席，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，不得乱之。所居室名为“思香媚寝”。

蜀

先主甘后，沛人也，生于微贱。里中相者云：“此女后贵，位极宫掖。”及后长，而体貌特异，至十八，玉质柔肌，态媚容冶。先主召入绡帐中，于户外望者，如月下聚雪。河南献玉人，高三尺，乃取玉人置后侧，昼则讲说军谋，夕则拥后而玩玉人。常称玉之所贵，德比君子，况为人形，而不可玩乎？后与玉人洁白齐润，观者殆相乱惑。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，亦妒于玉人也。后常欲琢毁坏之，乃诫先主曰：“昔子罕不以玉为宝，《春秋》美之；今吴、魏未灭，安以妖玩经怀。凡淫惑生疑，勿复进焉！”先主乃撤玉人，嬖者皆退。当斯之

时，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。

麋竺用陶朱计术，日益亿万之利，货拟王家，有宝库千间。竺性能赈生恤死，家内马厩屋仄有古冢，中有伏尸，夜闻涕泣声。竺乃寻其泣声之处，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，诉云：“昔汉末妾为赤眉所害，叩棺见剥，今袒在地，羞昼见人，垂二百年。今就将军乞深埋，并弊衣以掩形体。”竺许之，即命之为棺槨，以青布为衣衫，置于冢中，设祭既毕。历一年，行于路曲，忽见前妇人，所着衣皆是青布，语竺曰：“君财宝可支一世，合遭火厄，今以青芦杖一枚长九尺，报君棺槨衣服之惠。”竺挟杖而归。所住邻中常见竺家有青气如龙蛇之形。或有人谓竺曰：“将非怪也？”竺乃疑此异，问其家僮。云：“时见青芦杖自出门间，疑其神，不敢言也。”竺为性多忌，信厌术之事，有言中忤，即加刑戮，故家僮不敢言。竺货财如山，不可算计，内以方诸盆瓶，设大珠如卵，散满于庭，谓之“宝庭”，而外人不得窥。数日，忽青衣童子数十人来云：“麋竺家当有火厄，万不遗一，赖君能恤敛枯骨，天道不辜君德，故来禳却此火，当使财物不尽。自今以后，亦宜防卫！”竺乃掘沟渠围绕其库。旬日，火从库内起，烧其珠玉十分之一，皆是阳燧旱燥自能烧物。火盛之时，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，有青气如云，覆于火上，即灭。童子又云：“多聚鸛鸟之类，以禳火灾；鸛能聚水于巢上也。”家人乃收鸛数千头养于池渠中，以厌火。竺叹曰：“人生财运有限，不得盈溢，惧为身之患害。”时三国交锋，军用万倍，乃输其宝物车服，以助先主：黄金一亿斤，锦绣毡罽积如丘垅，骏马万匹。及蜀破后，无复所有，饮恨而终。

周群妙闲算术讖说。游岷山采药，见一白猿，从绝峰而下，对群而立。群抽所佩书刀投猿，猿化为一老翁，握中有玉版长八寸，以授群。群问曰：“公是何年生？”答曰：“已衰迈也，忘其年月，犹忆轩辕之时，始学历数，风后、容成，皆黄帝之史，就余授历数。至颛顼时，考定日月星辰之运，尤多差异。及春秋时，有子韦、子野、裨灶之徒，权略虽验，未得其门。迺来世代兴亡，不复可记，因以相袭。至大汉时，有洛下閎，颇得其旨。”群服其言，更精勤算术。乃考校年历之运，验于图纬，知蜀应灭。及明年，归命奔吴。皆云：“周群详阴阳之精妙也。”蜀人谓之“后圣”。白猿之异，有似越人所记，而事皆迂诞，似是而非。

录曰：孙和、孙亮、刘备，并惑于淫宠之玩，忘于军旅之略，犹比强大魏，克伐无功，可为嗟矣！周群之学，通于神明，白猿之祥，有类越人问剑之言，其事迂诞，若是而非也。夫阴阳递生，五行迭用，由水火相生，亦以相灭。《淮南子》云“方诸向月津为水”，以厌火灾乎。麋氏富于珍奇，削方诸为鸟兽之状，犹土龙以祈雨也。鸛鹄之音，与方诸相乱，盖声之讹矣。羽毛之类，非可御烈火，于义则为乖，于事则违类，先《坟》旧《典》，说以其详焉。

拾遗记卷九

晋 时 事

武帝为抚军时，府内后堂砌下忽生草三株，茎黄叶绿，若总金抽翠，花条苒弱，状似金荳。时人未知是何祥草，故隐蔽不听外人窥视。有一羌人，姓姚名馥，字世芬，充厰养马，妙解阴阳之术，云：“此草以应金德之瑞。”馥年九十八，姚襄则其祖也。馥好读书，嗜酒，每醉时好言帝王兴亡之事。善戏笑，滑稽无穷，常叹云：“九河之水不足以渍麴蘖，八薺之木不足以作薪蒸，七泽之麋不足以充庖俎。凡人稟天地之精灵，不知饮酒者，动肉含气耳，何必木偶于心识乎？”好啜浊糟，常言渴于醇酒。群辈常弄狎之，呼为“渴羌”。及晋武践位，忽思见馥立于阶下，帝奇其倜傥，擢为朝歌邑宰。馥辞曰：“老羌异域之人，远隔山川，得游中华，已为殊幸，请辞朝歌之县，长充养马之役，时赐美酒，以乐余年。”帝曰：“朝歌纣之故都，地有美酒，故使老羌不复呼渴。”馥于阶下高声而对曰：“马圉老羌，渐染皇化，溥天夷貊，皆为王臣，今若欢酒地之乐，更为殷纣之民乎？”帝抚玉几大悦，即迁酒泉太守。地有清泉，其味若酒。馥乘醉而拜受之，遂为善政，民为立生祠。后以府地赐张华，犹有草在，故茂先《金荳赋》云：“擢九茎于汉庭，美三株于兹馆。贵表祥乎金德，比

名类乎相乱。”至惠帝元熙元年，三株草化为三树，枝叶似杨树，高五尺，以应“三杨”擅权之事。时有杨骏、杨瑶、杨济三弟兄，号曰“三杨”。马圉醉羌所说之验。

录曰：不得中行，狂狷可也。淳于、优孟之俦，因俳说以进谏。至如姚馥，才性容貌，不与华同，片言窃讽，媚足规范。及其俳谐诡譎，推辞指诫，因物而刺，言之者无罪，抑亦东方曼倩之俦欤！夫心胃之逸朽，故有腐肠烂肠之嗜，是以“五味令人口爽”，老氏以为深诫。未若甘并桂石，美斯松草，含吐烟霞，咀食沆瀣，迅千灵于一朝，方尘劫于俄顷，乎可淫此酣乐，忘彼久视者乎？夫物有事异而名同者，自非穷神达理，莫能遥照。岂可假于诋辞，专求于邪说。天命有兆，历运攸归，何可妄信于谣讹，指怪于纤草？将溺所闻，信诸厥术，可为嗟乎！

咸宁四年，立芳蔬园于金墉城东，多种异菜。有菜名曰“芸薇”，类有三种，紫色者最繁，味辛，其根烂熳，春夏叶密，秋蕊冬馥，其实若珠，五色，随时而盛，一名“芸芝”。其色紫者为上蔬，其味辛；色黄者为中蔬，其味甘；色青者为下蔬，其味咸。常以三蔬充御膳。其叶可以藉饮食，以供宗庙祭祀，亦止人渴饥。宫人采带其茎叶，香气历日不歇。

录曰：《大雅》云：“言采其薇。”此之类也。《草木疏》云：“其实如豆。”昔孤竹二子避世，不食周粟，于首阳山采薇而食，疑似卉。或云神类非一，弥相惑乱。可以疗饥，其色必紫，百家杂说，音旨相符。论其形品，详斯香色，虽移植芳圃，芬美莫俦。故薰兰有质，物性无改，产乖本地，逾见芬烈，譬诸姜桂，岂因地而幸矣！当此一代，

是谓仙蔬，实为神异。

张华为九酝酒，以三薇渍麴蘖，蘖出西羌，麴出北胡。胡中有指星麦，四月火星出，麦熟而获之。蘖用水渍麦三夕而萌芽，平旦鸡鸣而用之，俗人呼为“鸡鸣麦”。以之酿酒，醇美，久含令人齿动。若大醉，不叫笑摇荡，令人肝肠消烂，俗人谓为“消肠酒”。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，两说声同而事异也。闾里歌曰：“宁得醉酒消肠，不与日月齐光。”言耽此美酒，以悦一时，何用保守灵而取长久。至怀帝末，民间园圃皆生蒿棘，狐兔游聚。至元熙元年，太史令高堂忠奏荧惑犯紫微，若不早避，当无洛阳。乃诏内外四方及京邑诸宫观林卫之内，及民间园围，皆植紫薇，以为厌胜。至刘、石、姚、苻之末，此蒿棘不除自绝也。

晋太康元年，白云起于灊水，三日而灭。有司奏云：“天下应太平。”帝问其故，曰：“昔舜时黄云兴于郊野，夏代白云蔽于都邑，殷代玄云覆于林藪，斯皆应世之休征，殊乡绝域应有贡其方物也。”果有羽山之民献火浣布万匹。其国人称：“羽山之上，有文石，生火，烟色以随四时而见，名为‘净火’。有不洁之衣，投于火石之上，虽滞污渍涅，皆如新浣。”当虞舜时，其国献黄布；汉末献赤布，梁冀制为衣，谓之“丹衣”。史家云：“单衣今缝掖也。”字异声同，未知孰是。

录曰：帝王之兴，叶休祥之应，天无隐祥，地无蕃宝，是以因神物以表运，见星云以观德。按《周官》有冯相氏，以观祥录之数。晋以金德，故白云起于灊水。《山海经》及《异物志》云：“燃洲之兽，生于火中，以毛织为布，虽有垢膩，投火则洁净也。”两说不同，故偕录焉。

因墀国献五足兽，状如师子；玉钱千缗，其形如环，环重十两，上有“天寿永吉”之字。问其使者五足兽是何变化，对曰：“东方有解形之民，使头飞于南海，左手飞于东山，右手飞于西泽，自脐以下，两足孤立。至暮，头还肩上，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，落玄洲之上，化为五足兽，则一指为一足也。其人既失两手，使傍人割里肉以为两臂，宛然如旧也。”因墀国在西域之北，送使者以铁为车轮，十年方至晋。及还，轮皆绝锐，莫知其远近也。

太始元年，魏帝为陈留王之岁，有频斯国人来朝，以五色玉为衣，如今之铠。其使不食中国滋味，自赍金壶，壶中有浆，凝如脂，尝一滴则寿千岁。其国有大枫木成林，高六七十里，善算者以里计之，雷电常出树之半。其枝交荫于上，蔽不见日月之光。其下平净扫洒，雨雾不能入焉。树东有大石室，可容万人坐。壁上刻为三皇之像：天皇十三头，地皇十一头，人皇九头，皆龙身。亦有膏烛之处。缙石为床，床上有膝痕深三寸。床前有竹筒长尺二寸，书大篆之文，皆言开辟以来事，人莫能识。或言是伏羲画卦之时有此书，或言是仓颉造书之处。傍有丹石井，非人之所凿，下及漏泉，水常沸涌，诸仙欲饮之时，以长细引汲也。其国人皆多力，不食五谷，日中无影，饮桂浆云雾。羽毛为衣，发大如缕，坚韧如筋，伸之几至一丈，置之自缩如蠹。续人发以为绳，汲丹井之水，久久方得升之水。水中有白蛙，两翅，常来去井上，仙者食之。至周，王子晋临井而窥，有青雀衔玉杓以授子晋，子晋取而食之，乃有云起雪飞。子晋以衣袖挥云，则云雪自止。白蛙化为双白鸠入云，望之遂灭。皆频斯国之所

记，盖其人年不可测也。使图其国山川地势瑰异之属，以示张华。华云：“此神异之国，难可验信。”以车马珍服送之出关。

张华字茂先，挺生聪慧之德，好观秘异图纬之部，摭采天下遗逸，自书契之始，考验神怪，及世间闾里所说，造《博物志》四百卷，奏于武帝。帝诏诘问：“卿才综万代，博识无伦，远冠羲皇，近次夫子。然记事采言，亦多浮妄，宜更删翦，无以冗长成文。昔仲尼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不及鬼神幽昧之事，以言怪力乱神。今卿《博物志》，惊所未闻，异所未见，将恐惑乱于后生，繁芜于耳目，可更芟截浮疑，分为十卷。”即于御前赐青铁砚，此铁是于阗国所出，献而铸为砚也。赐麟角笔，以麟角为笔管，此辽西国所献。侧理纸万番，此南越所献。后人言“陟里”，与“侧理”相乱，南人以海苔为纸，其理纵横邪侧，因以为名。帝常以《博物志》十卷置于函中，暇日览焉。

惠帝元熙二年，改为永平元年，常山郡献伤魂鸟，状如鸡，毛色似凤。帝恶其名，弃而不纳，复爱其毛羽。当时博物者云：“黄帝杀蚩尤，有豸、虎误噬一妇人，七日气不绝，黄帝哀之，葬以重棺石椁。有鸟翔其冢上，其声自呼为伤魂，则此妇人之灵也。”后人不得其令终者，此鸟来集其国园林之中。至汉哀、平之末，王莽多杀伐贤良，其鸟亟来哀鸣。时人疾此鸟名，使常山郡国弹射驱之。至晋初，干戈始戢，四海攸归，山野间时见此鸟。憎其名，改“伤魂”为“相弘”。及封孙皓为归命侯，相弘之义，叶于此矣。永平之末，死伤多故，门嗟巷哭，常山有献，遂放逐之。

太始十年，有浮支国献望舒草，其色红，叶如荷，近望则如卷荷，远望则如舒荷，团团似盖。亦云，月出则荷舒，月没则叶卷。植于宫中，因穿池广百步，名曰望舒荷油。愍帝之末，移入胡，胡人将种还胡中。至今绝矣，池亦填塞。

祖梁国献蔓金苔，色如黄金，若萤火之聚。大如鸡卵，投于水中，蔓延于波澜之上，光出照日，皆如火生水上也。乃于宫中穿池，广百步，时观此苔，以乐宫人。宫人有幸者，以金苔赐之，置漆盘中，照耀满室，名曰“夜明苔”；著衣襟则如火光。帝虑外人得之，有惑百姓，诏使除苔塞池。及皇家丧乱，犹有此物，皆入胡中。

石季伦爱婢名翔风，魏末于胡中得之。年始十岁，使房内养之。至十五，无有比其容貌，特以姿态见美。妙别玉声，巧观金色。石氏之富，方比王家，骄侈当世，珍宝奇异，视如瓦砾，积如粪土，皆殊方异国所得，莫有辨识其出处者。乃使翔风别其声色，悉知其处。言西方北方，玉声沉重而性温润，佩服者益人性灵；东方南方，玉声轻洁而性清凉，佩服者利人精神。石氏侍人，美艳者数千人，翔风最以文辞擅爱。石崇尝语之曰：“吾百年之后，当指白日，以汝为殉。”答曰：“生爱死离，不如无爱，妾得为殉，身其何朽！”于是弥见宠爱。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十人，装饰衣服大小一等，使忽视不相分别，常侍于侧。使翔风调玉以付工人，为倒龙之珮，紫金为凤冠之钗，言刻玉为倒龙之势，铸金钗象凤皇之冠。结袖绕楹而舞，昼夜相接，谓之“恒舞”。欲有所召，不呼姓名，悉听珮声，视钗色，玉声轻者居前，金色艳者居后，以为行次而进也。使数十人各含异香，行而语笑，则口气从风而飏。

又屑沉水之香，如尘末，布象床上，使所爱者践之。无迹者赐以真珠百琲，有迹者节其饮食，令身轻弱。故闺中相戏曰：“尔非细骨轻躯，那得百琲真珠？”及翔风年三十，妙年者争嫉之，或者云“胡女不可为群”，竞相排毁。石崇受谮润之言，即退翔风为房老，使主群少，乃怀怨而作五言诗曰：“春华谁不美，卒伤秋落时。突烟还自低，鄙退岂所期！桂芳徒自蠹，失爱在娥眉。坐见芳时歇，憔悴空自嗤！”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，至晋末乃止。

石虎于太极殿前起楼，高四十丈，结珠为帘，垂五色玉珮，风至铿锵，和鸣清雅。盛夏之时，登高楼以望四极，奏金石丝竹之乐，以日继夜。于楼下开马埽射场，周回四百步，皆文石丹沙及彩画于埽旁。聚金玉钱贝之宝，以赏百戏之人。四厢置锦幔，屋柱皆隐起为龙凤百兽之形，雕斫众宝，以饰楹柱，夜往往有光明。集诸羌互于楼上。时亢旱，春杂宝异香为屑，使数百人于楼上吹散之，名曰“芳尘”。台上有铜龙，腹容数百斛酒，使胡人于楼上嗽酒，风至望之如露，名曰“粘雨台”，用以洒尘。楼上戏笑之声，音震空中。又为四时浴室，用瑜石玳瑁为堤岸，或以琥珀为瓶杓。夏则引渠水以为池，池中皆以纱縠为囊，盛百杂香，渍于水中。严冰之时，作铜屈龙数千枚，各重数十斤，烧如火色，投于水中，则池水恒温，名曰“焦龙温池”。引凤文锦步障遮蔽浴所，共宫人宠嬖者解裸服宴戏，弥于日夜，名曰“清嬉浴室”。浴罢，泄水于宫外。水流之所，名“温香渠”。渠外之人，争来汲取，得升合以归，其家人莫不怡悦。至石氏破灭，焦龙犹在邺城，池今夷塞矣。

录曰：居室见妒，故亦奸巧之恒情，因娇涵嬖，而菲锦之辞入。至于惑听邪谄，岂能隔于求媚；凭欢藉幸，缘和嬖而相容。是以先宠未退，盛衰之萌兆矣；一朝爱退，皎日之誓忽焉。清奏薄言，怨刺之辞乃作。石崇叨擅时资，财业倾世，遂乃歌拟房中，乐称“恒舞”，季庭管室，岂独古之贬乎！石虎席卷西京，崇丽妖虐，外僭和鸾文物之仪，内修三英、九华之号，灵祥远贡，光耀旧都，珠玑丹紫，饰备于土木。自古以来，四夷侵掠，骄奢僭暴，擅位偷安，富有之业，莫此比焉。

拾遗记卷十

诸 名 山

昆 仑 山

昆仑山有昆陵之地，其高出日月之上。山有九层，每层相去万里。有云色，从下望之，如城阙之象。四面有风，群仙常驾龙乘鹤，游戏其间。四面风者，言东南西北一时俱起也。又有祛尘之风，若衣服尘污者，风至吹之，衣则净如浣濯。甘露濛濛似雾，著草木则滴沥如珠。亦有朱露，望之色如丹，著木石赭然，如朱雪洒焉。以瑶器承之，如糒。昆仑山者，西方曰须弥山，对七星之下，出碧海之中。上有九层，第六层有五色玉树，荫翳五百里，夜至水上，其光如烛。第三层有禾穠，一株满车。有瓜如桂，有奈冬生如碧色，以玉井水洗食之，骨轻柔能腾虚也。第五层有神龟，长一尺九寸，有四翼，万岁则升木而居，亦能言。第九层山形渐小狭，下有芝田蕙圃，皆数百顷，群仙种耨焉。傍有瑶台十二，各广千步，皆五色玉为台基。最下层有流精霄阙，直上四十丈。东有风云雨师阙。南有丹密云，望之如丹色，丹云四垂周密。西有螭潭，多龙螭，皆白色，千岁一蜕其五脏。此潭左侧有五色石，皆云是白螭肠化成此石。有琅玕璆琳之玉，煎可以为

脂。北有珍林别出，折枝相扣，音声和韵。九河分流。南有赤陂红波，千劫一竭，千劫水乃更生也。

蓬 莱 山

蓬莱山亦名防丘，亦名云来，高二万里，广七万里。水浅，有细石如金玉，得之不加陶冶，自然光净，仙者服之。东有郁夷国，时有金雾。诸仙说此上常浮转低昂，有如山上架楼，室常向明以开户牖，及雾灭歇，户皆向北。其西有含明之国，缀鸟毛以为衣，承露而饮，终天登高取水，亦以金、银、仓环、水精、火藻为阶。有冰水、沸水，饮者千岁。有大螺名裸步，负其壳露行，冷则复入其壳。生卵着石则软，取之则坚。明王出世，则浮于海际焉。有葭，红色，可编为席，温柔如罽毳焉。有鸟名鸿鹄，色似鸿，形如秃鹫，腹内无肠，羽翮附骨而生，无皮肉也。雄雌相眄则生产。南有鸟，名鸳鸯，形似雁，徘徊云间，栖息高岫，足不践地，生于石穴中，万岁一交则生雏，千岁衔毛学飞，以千万为群，推其毛长者高翥万里。圣君之世，来入国郊。有浮筠之簌，叶青茎紫，子大如珠，有青鸾集其上。下有沙砾，细如粉，柔风至，叶条翻起，拂细沙如云雾。仙者来观而戏焉，风吹竹叶，声如钟磬之音。

方 丈 山

方丈之山，一名峦雉。东有龙场，地方千里，玉瑤为林，云色皆紫。有龙，皮骨如山阜，散百顷，遇其蜕骨之时，如生龙。或云：“龙常斗此处，膏血如水流。膏色黑者，著草木

及诸物如淳漆也。膏色紫光，著地凝坚，可为宝器。”燕昭王二年，海人乘霞舟，以雕壶盛数斗膏，以献昭王。王坐通云之台，亦曰通霞台，以龙膏为灯，光耀百里，烟色丹紫，国人望之，咸言瑞光，世人遥拜之。灯以火浣布为缠。山西有照石，去石十里，视人物之影如镜焉。碎石片片，皆能照人，而质方一丈，则重一两。昭王舂此石为泥，泥通霞之台，与西王母常游居此台上。常有众鸾凤鼓舞，如琴瑟和鸣，神光照耀，如日月之出。台左右种恒春之树，叶如莲花，芬芳如桂，花随四时之色。昭王之末，仙人贡焉，列国咸贺。王曰：“寡人得恒春矣，何忧太清不至。”恒春一名“沉生”，如今之沉香也。有草名濡菱，叶色如绀，茎色如漆，细软可萦，海人织以为席荐，卷之不盈一手，舒之则列坐方国之宾。莎萝为经。莎萝草细大如发，一茎百寻，柔软香滑，群仙以为龙、鹄之辔。有池方百里，水浅可涉，泥色若金而味辛，以泥为器，可作舟矣。百炼可为金，色青，照鬼魅犹如石镜，魍魉不能藏形矣。

瀛 洲

瀛洲一名魂洲，亦曰环洲。东有渊洞，有鱼长千丈，色斑，鼻端有角，时鼓舞群戏。远望水间有五色云，就视，乃此鱼喷水为云，如庆云之丽，无以加也。有树名影木，日中视之如列星，万岁一实，实如瓜，青皮黑瓢，食之骨轻。上如华盖，群仙以避风雨。有金峦之观，饰以众环，直上干云。中有青瑶几，覆以云纨之素，刻碧玉为倒龙之状，悬火精为日，刻黑玉为乌，以水精为月，青瑶为蟾兔。于地下为机杼，

以测昏明，不亏弦望。时时有香风冷然而至，张袖受之，则历年不歇。有兽名嗅石，其状如麒麟，不食生卉，不饮浊水，嗅石则知有金玉，吹石则开，金沙宝璞，粲然而可用。有草名芸苗，状如菖蒲，食叶则醉，饵根则醒。有鸟如凤，身绀翼丹，名曰“藏珠”，每鸣翔而吐珠累斛。仙人常以其珠饰仙裳，盖轻而耀于日月也。

员 峤 山

员峤山，一名环丘。上有方湖，周回千里。多大鹄，高一丈，衔不周之粟。粟穗高三丈，粒皎如玉。鹄衔粟飞于中国，故世俗间往往有之。其粟，食之历月不饥。故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粟之美者，有不周之粟焉。”东有云石，广五百里，驳驳如锦，扣之片片，则蓊然云出。有木名猗桑，煎樛以为蜜。有冰蚕长七寸，黑色，有角有鳞，以霜雪覆之，然后作茧，长一尺，其色五彩，织为文锦，入水不濡，以之投火，经宿不燎。唐尧之世，海人献之，尧以为黼黻。西有星池千里，池中有神龟，八足六眼，背负七星、日、月、八方之图，腹有五岳、四渎之象。时出石上，望之煌煌如列星矣。有草名芸蓬，色白如雪，一枝二丈，夜视有白光，可以为杖。南有移池国，人长三尺，寿万岁，以茅为衣服，皆长裾大袖，因风以升烟霞，若鸟用羽毛也。人皆双瞳，修眉长耳，餐九天之正气，死而复生，于亿劫之内，见五岳再成尘。扶桑万岁一枯，其人视之如旦暮也。北有浣肠之国，甜水绕之，味甜如蜜，而水强流迅急，千钧投之，久久乃没。其国人常行于水上，逍遥于绝岳之岭，度天下广狭，绕八柱为一息，经四

轴而暂寝，拾尘吐雾，以算历劫之数，而成阜丘，亦不尽也。

岱 輿 山

岱輿山，一名浮析，东有员渊千里，常沸腾，以金石投之，则烂如土矣。孟冬水涸，中有黄烟从地出，起数丈，烟色万变。山人掘之，入地数尺，得焦石如炭灭，有碎火，以蒸烛投之，则然而青色，深掘则火转盛。有草名莽煌，叶圆如荷，去之十步，炙人衣则焦，刈之为席，方冬弥温，以枝相摩，则火出矣。南有平沙千里，色如金，若粉屑，靡靡常流，鸟兽行则没足。风吹沙起若雾，亦名金雾，亦曰金尘。沙著树粲然，如黄金涂矣。和之以泥，涂仙宫，则晃昱明粲也。西有舄玉山，其石五色而轻，或似履舄之状，光泽可爱，有类人工。其黑色者为胜，众仙所用焉。北有玉梁千丈，驾玄流之上，紫苔覆漫，味甘而柔滑，食者千岁不饥。玉梁之侧，有斑斓自然云霞龙凤之状。梁去玄流千余丈，云气生其下。傍有丹桂、紫桂、白桂，皆直上千寻，可为舟航，谓之“文桂之舟”。亦有沙棠、豫章之木，长千寻，细枝为舟，犹长十丈。有七色芝生梁下，其色青，光辉耀，谓之“苍芝”。荧火大如蜂，声如雀，八翅六足。梁有五色蝙蝠，黄者无肠，倒飞，腹向天；白者脑重，头垂自挂；黑者如乌，至千岁形变如小燕；青者毫毛长二寸，色如翠；赤者止于石穴，穴上入天，视日出入恒在其上。有兽名嗽月，形似豹，饮金泉之液，食银石之髓。此兽夜喷白气，其光如月，可照数十亩。轩辕之世获焉。有遥香草，其花如丹，光耀入月，叶细长而白，如忘忧之草，其花叶俱香，扇馥数里，故名遥香草。其子如薏中实，

甘香，食之累月不饥渴，体如草之香，久食延龄万岁。仙人常采食之。

昆 吾 山

昆吾山，其下多赤金，色如火。昔黄帝伐蚩尤，陈兵于此地，掘深百丈，犹未及泉，惟见火光如星。地中多丹，炼石为铜，铜色青而利。泉色赤。山草木皆劲利，土亦刚而精。至越王勾践，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祠昆吾之神，采金铸之，以成八剑之精：一名掩日，以之指日，则光昼暗。金阴也，阴盛则阳灭。二名断水，以之划水，开即不合。三名转魄，以之指月，蟾兔为之倒转。四名悬翦，飞鸟游过触其刃，如斩截焉。五名惊鲛，以之泛海，鲸鲵为之深入。六曰灭魂，挟之夜行，不逢魑魅。七名却邪，有妖魅者，见之则伏。八名真刚，以切玉断金，如削土木矣。以应八方之气铸之也。其山有兽，大如兔，毛色如金，食土下之丹石，深穴地以为窟；亦食铜铁，胆肾皆如铁。其雌者色白如银。昔吴国武库之中，兵刃铁器，俱被食尽，而封署依然。王令检其库穴，猎得双兔，一白一黄，杀之，开其腹，而有铁胆肾，方知兵刃之铁为兔所食。王乃召其剑工，令铸其胆肾以为剑，一雌一雄，号“干将”者雄，号“镆铢”者雌。其剑可以切玉断犀，王深宝之，遂霸其国。后以石匣埋藏。及晋之中兴，夜有紫色冲斗牛。张华使雷焕为丰城县令，掘而得之。华与焕各宝其一。拭以华阴之土，光耀射人。后华遇害，失剑所在。焕子佩其一剑，过延平津，剑鸣飞入水。及入水寻之，但见双龙缠屈于潭下，目光如电，遂不敢前取矣。

洞 庭 山

洞庭山浮于水上，其下有金堂数百间，玉女居之。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，彻于山顶。楚怀王之时，举群才赋诗于水湄，故云潇湘洞庭之乐，听者令人难老，虽《咸池》、《九韶》，不得比焉。每四仲之节，王常绕山以游宴，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。仲春律中夹钟，乃作轻风流水之诗，宴于山南；律中蕤宾，乃作皓露秋霜之曲。后怀王好进奸雄，群贤逃越。屈原以忠见斥，隐于沅湘，披蓁茹草，混同禽兽，不交世务，采柏实以合桂膏，用养心神；被王逼逐，乃赴清冷之水。楚人思慕，谓之水仙。其神游于天河，精灵时降湘浦。楚人为之立祠，汉末犹在。其山又有灵洞，入中常如有烛于前。中有异香芬馥，泉石明朗。采药石之人入中，如行十里，迥然天清霞耀，花芳柳暗，丹楼琼宇，宫观异常。乃见众女，霓裳冰颜，艳质与世人殊别。来邀采药之人，饮以琼浆金液，延入璇室，奏以箫管丝桐。饯令还家，赠之丹醴之诀。虽怀慕恋，且思其子息，却还洞穴，还若灯烛导前，便绝饥渴，而达旧乡。已见邑里人户，各非故乡邻，唯寻得九代孙。问之，云：“远祖入洞庭山采药不还，今经三百年也。”其人说于邻里，亦失所之。

录曰：按《禹贡》山海，正史说名山大泽，或不列书图，著于编杂之部。或有乍无，或同乍异，故使览者回惑而疑焉。至如《列子》所说，员峤、岱舆，瑰奇是聚，先《坟》莫记。蓬莱、瀛洲、方丈，各有别名；昆吾神异，张騫亦云焉。睹华戎不同寒暑律人獮禽至其异气，云水草木，

怪丽殊形，考之载籍，同其生类。非夫贵远体大，则笑其虚诞。俟诸宏博，验斯灵异焉。